慧炬

Torch of Wisdom Monthly

民國50年11月15日創刊・民國97年9月15日出版

經典專題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版本與圖像

／陳清香

《心經》開示(一)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敬悼日慧長老圓寂特輯

／莊南田／觀自在蘭若

略談修身齊家的大道

／周宣德

531期

邀您遨遊般若智海——日慧長老著作

日慧長老是位學德兼備、教證並重的修行者暨實踐家，一生精研龍樹菩薩、月稱論師等中觀祖派系統思想，直至晚年，將畢生遨遊法海，已臻圓熟的佛學思想化為次第分明，令人驚歎的文字般若，為佛子深入經藏、開啟自性留下了最佳指南！

《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上·下冊
定價：650元（上下冊不分售）

長老特取藏傳佛教宗義學鮮明的體系架構，加上漢傳佛教豐富的譯典學理，將佛教的三乘四部宗之宗義，簡明精要的引介給讀者，為佛教核心思想與宗派宗義的精心代表作！

《華嚴法海微波》上·下冊
定價：600元（上下冊不分售）

此乃長老畢生精研《華嚴經》菩薩道思想的獨特領悟精華，全書論議精闢，不僅為學人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內容亦多發古人之所未發，值得再三研讀及探討。

《伏心寮聞思集》上·下冊
定價：600元（上下冊不分售）

彙集長老終日於蘭若「伏心寮」研讀佛法，摘錄精華的心得篇章，書中以對中觀系思想的真知灼見為最，有助學人對重要佛典的深入研究。

《佛法的基本知識》
定價：230元

本書有系統的闡釋五蘊世間、法印、四聖諦、十二因緣法等重要法義名相，無論對初學佛或已有基礎的讀者，皆有助於清晰認識佛法的全貌，進而循其脈絡，深入擷取佛法的精華。

《禪七講話》
定價：150元

為長老主持新春「禪七」的開示，除介紹參話頭的方法外，還引用若干易解的公案說明歷代祖師的禪法、開示及道次第的解釋，全書充滿智慧、生動活潑及耐人尋思的禪門故事。

＊書籍詳介，敬請參閱慧炬網站

TORCH OF WISDOM 慧炬
劃撥帳號：19182176 慧炬出版社
10656 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Tel：02-27075802 Fax：02-27085054

月因圓缺而顯浪漫
生命因來去而添亮彩

編輯室箚記

本期經典專題，為讀者介紹漢傳乃至藏傳佛教中流傳甚廣的一部經典——《心經》。

《心經》，原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漢傳譯本共有七種，其中以唐朝玄奘大師所譯二六〇字的譯本流通最廣，且歷代大德註經多依據此譯本，其受重視的程度可見一斑。唐朝賢首大師、窺基大師，宋朝孤山智圓法師，明朝紫柏尊者、智旭大師、憨山大師……，以及清朝乃至民國的圓瑛法師、太虛大師等，均依奘師譯本作註疏及講解，傳下甚為豐富的精彩著述。

本經以法喻為名，大乘為教相，以空為宗，涅槃為趣，實相為體，觀照為用，攝大部《般若經》六百卷之精要，言簡意賅，提綱挈領，佛陀教法的旨趣，盡在此經，故以「心」為喻。藏傳佛教以《心經》作為蠲除一切魔難、煩惱、障礙之寶典；漢傳佛教中，此經亦為僧俗二眾每日定課的重要篇章。據傳當年玄奘大師西行求法，在西域橫渡八百里流沙，幾遭不測，乃發大願：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向東土一步生。堅此百忍，口誦《心經》，繼續西行，終得安然抵達天竺，可見持誦《心經》，感應不可思議。

本刊此期及下期除節錄南亭老和尚、宣化上人、聖印法師等大德的著作及講演之外，並特別刊載二〇〇一年達賴喇嘛在台灣林口體育館講解《心經》的實錄（該文由見悲青增格西重新整理、校潤，謹此致謝），初學者或許覺得艱深，然而佛法的弘傳，有時雖以淺顯易懂的方便之道示眾，但有時為了度化上根利智者，說法者需以更深一層法義引導學人體悟諸法如實之相。祈此稀有難得之開示，能對大眾在般若空性方面的領略有所助益，同時也感謝陳清香教授提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版本與圖像」一文。

此外，佛門中一位平日深居簡出，教授弟子修行不遺餘力的長老——上日下慧老和尚，於二〇〇八年七月六日示寂。案，長老為觀自在蘭若住持，一生淡泊名利、不求聞達，於道於法默默耕耘，晚年雖病苦纏身，仍著書立說，其治學嚴謹、為法忘軀之精神，實乃僧伽風範。本刊一秉恭謹緬懷之心，特闢篇幅，將慧炬機構董事長莊南田居士及長老弟子所撰寫的十餘篇紀念文稿輯為專刊，以表追悼之情，並祈長老早日乘願再來，廣度眾生！

慧炬

531
Torch of Wisdom

中華民國97年9月15日出版
Sep. 2552 B.E./2008 C.E.

創辦人 周宣德
名譽董事長 沈家楨
董事長 莊南田
發行人 陳榮基
社長 吳永猛
藝苑主筆 陳清香
地址 10656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電話 02-27075802
傳真 02-27085054
郵政劃撥 0003484-5慧炬雜誌社
網址 www.towisdom.org.tw
電子信箱 tow.wisdom@msa.hinet.net

中區分社
社長 黃崇仁
總幹事 朱家豐
地址 台中市南區學府路199號2樓
電話 04-22229520
傳真 04-22217339

南區分社
社長 郭森滿
總幹事 龔顯榮
地址 台南市中山路90號13樓
電話 06-2881677
傳真 06-2881678

免費贈閱 歡迎助印
助印方式 全年十二期（十冊）
台灣地區 新台幣捌佰元（NT$800）
港澳地區 航空/US$40 水運/US$33
亞洲地區 航空/US$42 水運/US$36
其他地區 航空/US$45 水運/US$36

美術編輯 睿奇森創意 richsense creative
印刷 鴻霖印刷傳媒事業有限公司

編輯室箚記 1

經典專題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版本與圖像 陳清香 4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非臺頌解 宣化上人 10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義 南亭和尚 18
《心經》開示（一）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24

敬悼日慧長老圓寂特輯

日霽永彰 慧德長存 —— 敬悼日慧長老 莊南田 35
追隨文殊智行的智慧老人 —— 日慧老和尚 觀自在蘭若全體弟子 37
回首隨師三十年 釋慧寂 47
偉哉！師父！ 釋禪鼎 53
世間難覓此良師 釋慧澄 61
確乎其不可拔！ 高新武 67
病榻上的最後一瞥 蕭武鏞 68
懷念恩師 林聖旦 75
春風又化雨 張秀珍 77
師恩常在 法水長流 黃冬蓮 79
緬懷恩師 羅秀榮 81

佛理抉微

菩提道上（二五五） 仁俊長老 84

無盡寶藏

「三士道」思想對近代漢傳佛教的影響與發展 ——以《廣論》與《成佛之道》為探討中心（二） 曹郁美 86

智海珠璣

略談修身齊家的大道 ——新竹市大專女生暑期齋戒學會講辭 周宣德 94

飛瀑流泉

活動訊息 101
慧炬申謝 102
高中職校學生獎助金申請辦法 103
慧炬尋人啟事 104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1121號
中華郵政台字6372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心經

《心經》，梵文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簡稱。般若（梵文prajñā），意為智慧；波羅蜜多（梵文pāramitā），意為到彼岸、度、超越之意。菩薩為圓滿佛道行持六度波羅蜜，而六波羅蜜當中，又以般若波羅蜜為一切根本，所謂「五度如盲，般若為導」，是故般若波羅蜜又稱諸佛之母。

自姚秦以來，《心經》的漢譯本共計有七，即：一、《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姚秦鳩摩羅什譯，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玄奘譯，三、《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摩竭提三藏法月譯，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般若共利言等譯，五、《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智慧輪譯，六、《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宋施護譯，七、敦煌石室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法成譯。上述七譯，以玄奘譯本最為通行。

在佛教經藏瀚海裡，般若經典卷帙繁多，為其他經部所難比擬。世尊說法四十九年，以二十二年時間為眾生宣說空性真理的般若智慧，《心經》雖僅短短二百六十個字，卻盡攝六百卷《大般若經》的核心精華，其不啻為大乘佛法般若思想的中心，亦為七眾佛子修學路上必究之經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版本與圖像

●陳清香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一部經文僅二百六十個字的迷你小典，但言簡意賅，般若思想體系完整，自譯本完成後，代代傳誦不絕，至今佛教徒每日佛前課誦中，是必課的一段。

一般佛教經典，尤其是大乘佛教系列，每部經典總是分成序分、正分、與流通分。如《阿彌陀經》、《金剛經》、《妙法蓮華經》等，經文大都均以「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為起首，其次，再述與會的大菩薩、大比丘僧等成員人數等，此即為該經的序分。而經文的末端，總是以「佛說是經已，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作收尾，是為該經的流通分。

但自幼習誦的《心經》，卻是一開經便出現「觀自在菩薩」，然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繼之。既無記載參與法會的人物，也無交代地點。好像一部經，沒有了經文的序品，便直接進入經文的核心。

其實原始梵文《心經》，是有記載釋迦佛說此經的原委的。《心經》，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全稱《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梵名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自梵文譯成為漢文，史上相傳計有七個同本異譯本，即：

第一譯，姚秦天竺三藏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約譯於五世紀。

第二譯，唐三藏法師玄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約譯於七世紀。

第三譯，摩竭提國三藏沙門法月重譯《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約譯於八世紀。案，法月，梵名Dharmacandra，音譯達磨戰涅羅，唐代譯經僧，東印度人，一稱摩提國人，開元十八(730)年安西節度使呂休林之引薦，而於二十年(732)抵長安，貢獻方術、醫方梵夾、藥草經書，並譯佛經。

第四譯，罽賓國三藏般若共利言等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約譯於八世紀。案，利言，唐代龜茲人，名地戰溼羅，字布那羨，曾從西域沙門法月修習內外之學，開元十四年(726)受具足戒，廣研大小乘經、梵書、漢書、西域語。開元二十八年，隨師法月入長安，以方藥本草呈玄宗，參與《般若心經》之翻譯工作，開元二十九年隨師法月西歸。天寶十三年(754)再度東遊，次年，入武威，住龍興寺及報恩寺，助不空譯經。貞元四年(788)，任職譯語。次年隨侍般若三藏，任《那羅延經》之翻譯。

般若，北印度迦畢試國（罽賓）人，七歲出家，十二歲受具足戒，二十三歲至中印度那爛陀寺，遊南海諸國，建中二年(781)抵廣州，旋入長安。貞元六年奉命出使加溼彌羅，受賜「般若三藏」之名及紫衣。

第五譯，唐上都大興善寺三藏沙門智慧輪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約譯於九世紀。案，日本天台宗第六祖圓珍，於853年赴唐，在長安等地居五年，曾從般若怛特羅學兩部密印，又從智慧輪三藏習受兩部祕法。

第六譯，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譯《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約譯於九世紀。案，法成，西藏譯經師，藏名Chos-grub，生於後藏達那，為吐蕃貴族管氏家族後裔，幼年生長於敦煌，嘗住西藏果耶寺，任吉祥天王之翻譯官，封號為「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曾將二十多部漢文佛經譯成西藏語，會昌二年(842)，法成住甘州(今張掖)修多寺，譯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流傳於敦煌一帶，敦煌石室藏有此譯本，被稱為「敦煌石室本」。

第七譯，宋代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臣施護譯《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約譯成於十世紀。

案，施護，梵名Dānapāla，宋代譯經師，北印度烏填囊國(Udyana)人，世稱顯教大師。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與北印度迦溼彌國之天習災三藏，同抵汴京，駐錫於太平興國寺之譯經院，致力於經典之翻譯。

一般流通於大眾，每日課誦的文本，大都是依據以上七個版本之中的玄奘譯本。而玄奘譯本與鳩摩羅什譯本，都是開門見山的以「觀自在菩薩」為開經，但其他五譯本，卻都詳實地記載了此經的前緣，如天竺沙門法月所譯的《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卻很完整地說出：

>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大城靈鷲山中，與大比丘眾滿百千人，菩薩摩訶薩七萬七千人俱。其名曰：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彌勒菩薩等，以為上首，皆得三昧總持，住不思議解脫。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在彼敷坐，於其眾中，即從座起，詣世尊所，面向合掌，曲躬恭敬，瞻仰尊顏，而白佛言：世尊，我欲於此會中，說諸菩薩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唯願世尊聽我所說，為諸菩薩宣祕法要。爾時世尊以妙梵音，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具大悲者。聽汝所說，與諸眾生作大光明。於

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蒙佛聽許，佛所護念，入於慧光三昧正受。入此定已，以三昧力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自性皆空。……

■ 台南開元寺大雄寶殿上的梵鐘

從經文內容中，便可得知，世尊說經的地點在王舍城，與會的大比丘有百千人，（依施護的譯本，謂比丘千二百五十人）大菩薩七萬七千人，其中上首的菩薩為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彌勒菩薩等，而觀世音菩薩卻在此時，向佛請示欲對大眾宣說，自己體悟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經世尊首肯後，觀世音菩薩便開始宣祕法要。

經文至此，法月譯本便進入與玄奘譯本相同的內容，而從經文文字內容中，便可得知，整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包括咒語等，都是觀世音菩薩說的法，全經舉出五蘊、三科、十二因緣、四諦等，濃縮了內容龐大的《般若經》，總歸結為諸法皆空之說。尤其是揭櫫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至理名言。

在經文的正分中，觀世音菩薩多次呼喚佛弟子「舍利子」，在鳩摩羅什譯本作「舍利弗」，舍利弗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梵名Śāriputra，自幼形貌端嚴，及長，修習諸技藝，通曉四吠陀。早年與鄰村目犍連交，投外道出家學道。後遇佛陀，遂與目犍連各率弟子二百五十人同時詣竹林精舍皈依佛陀。歸佛後，隨從佛陀，輔翼聖化，被推為上首弟子，智慧第一，引薦須達多長者皈依佛陀，捐建祇園精舍。曾與目犍連共同阻止提婆達多率五百比丘的破壞僧團計畫。晚年先佛入滅。

一般佛經，在經文的末段，總是由佛終結，但鳩摩羅什譯本及玄奘譯本，到了「即說咒曰：羯諦羯諦，波羅羯諦，波羅僧羯諦，菩提娑婆訶。」便嘎然而止，沒有了下文。

但其他五譯本，卻有總結，猶如一般經文的流通分，五譯本中，般若與利言所譯的譯本結語是：

如是舍利弗，諸菩薩摩訶薩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行，應如是行。如是說已。即時世尊從廣大甚深三摩地起，讚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行，應如是行。如是行時，一切如來皆悉隨喜。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具壽舍利弗大喜充遍，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亦大歡喜。時彼眾會，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七個譯本之中，以玄奘本流通最為廣遠，是故以此二百六十字，為創作主題者，代代不絕。創作的方式，多數是抄經文、寫經文、刻經文、鑄經文等。因此刻在石碑像上，歷代經幢上，屢有發現。

例如：台灣現存最古的佛寺梵鐘為懸掛在台南開元寺大雄寶殿上的梵鐘，此鐘高四尺五寸(137公分)，直徑三尺五寸(106公分)，重一千六百觔，是一外型接近宋式的窄口鐘，外圍刻有波形圖案，有「康熙乙亥年孟春鑄造」的年款銘文，相當於康熙三十四年正月。

銅鐘表面以突出的橫直線條，劃分全鐘成上下二個區段，每區段內各分成五個方框，框內各有銘文，上區段第二、三、四框的銘文，便是題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經文。（見上頁插圖）

下頁插圖中，邱忠均的版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正中一

尊雙手合十的觀世音菩薩，觀音的袖口又伸出多雙的手臂手掌，就刻紋看來是屬於結跏趺坐之姿。而黑色觀音像四周，卻是刻滿了自「觀自在菩薩」起，至「菩提薩婆訶」的經文，一字不漏。通幅看來十分平整樸拙，反映出虔誠的願力。

■ 邱忠均版畫

封面所示為果梵法師所畫題為「火燄化白蓮」的觀音，畫中觀音菩薩頭挽高髻，髻前鑲化佛寶冠，面相端莊，項上圓光。菩薩身上以長帶、長袍、肩巾、長裳等層層披掛。菩薩一手傾淨瓶，一手輕握白蓮花，雙足站在彩色雲濤或燄光之上端，顯得體態輕盈，狀若舞蹈。菩薩像身旁兩側塗成黑色，以襯托主體及環繞身前、身側的紅色火燄，菩薩身前為一蓮花池，朵朵蓮花，田田荷葉，雖有火燄，但已令人感受到一片清涼。此幅正闡述著「度一切苦厄」的觀音願行。

封底為書法家林隆達先生的金字楷書《心經》手卷，工筆細緻，手卷卷首的「心經」二字，以篆書體表現，筆力老練，扉頁上的「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圖像，更見精美，值得細心賞玩。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非臺頌解

●宣化上人 講述

前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雖僅二百六十個字，卻是六百卷《大般若經》的要義精髓。何謂「般若波羅蜜多」？宣化上人以自題之八句偈頌，依天臺宗智顗大師所立五重玄義——釋名、辨體（顯體）、明宗、論用、判教（判教相），闡釋本經經題，為學人點出箇中的玄妙義理與豐富蘊含。

妙智方可達彼岸　真心自能契覺源
法喻立名超對待　空諸法相體絕言
宗趣原來無所得　力用驅除三障蠲
熟酥判作斯教義　摩訶逆轉般若船

前邊這八句偈頌講的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經題，按照五重玄義來解釋。前三句是解釋題目的意思。

第一、釋名

妙智方可達彼岸：什麼是妙智呢？般若就是妙智。「到彼岸」，就是波羅蜜；「波羅蜜多」就是到彼岸。所以你用般若的妙智，才可以到彼岸。

真心自能契覺源：「真心」就是說這個「心」字，也就是「般若」。你有般若的妙智慧，有這種真心，自然就可以契合覺源。契合覺源，就是和佛的本覺相契合，就是得到本覺的體了。契合就是相合，和它合成一體了。

法喻立名超對待：這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法喻立題，以法和喻來立它的名字，「般若波羅蜜多」是法，「心」是喻。「超對待」，這是一個絕待的法，不是對待法；它超過對待，而到絕待的這種境界上。

般若是什麼？般若有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

三種。由文字般若而生出觀照般若，由觀照的般若來契合本體的實相般若。般若又叫究竟的智慧，又叫妙智慧，又叫徹底的智慧。徹底的智慧，是說智慧到底了，也可以說是到家的智慧，也可以說是佛的智慧，也可以說是真心。真心也就是智慧，智慧也就是真心。「般若」本來就可以翻譯成「真心」，可以說是《大真心經》，不是假心的，這完全都是講真心實用的妙理。而這一部《心經》是般若心中的心，因為它雖然只有二百六十個字，可是在六百卷《大般若經》裏邊，它好像是一個心，一個主體，所以叫心中的心。現在又加上一個心字，心中的心又心，這是真心裏邊的真心，所以用一個「心」字，簡稱叫《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這是法，是到彼岸的法。「心」是一個比喻，比喻這部經就像人的心，是一身的主體，所以它是絕對待的，超過對待，而到絕待的境界上。

每一部經都有通名、別名。通名就是共通的名字，佛經統統都叫經，所以「經」字是每部佛經的通名。別名，就是每一部經都有它自己獨特的名字，其他的經就不叫這一個名字。「般若波羅蜜多心」就是這部經的別名，表示這一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般若部裏的心中之心。「般若波羅蜜多心」這幾個字的意思解釋已竟，現在略略地來講一講「經」字。

什麼叫做「經」呢？「經」，是經常不變之法。不能改變的，一字也不可去，一字也不可添，這是經常之法，所以叫經。經者，「徑」也，就是道路，修行所必經過的一條道路。你想要修行，一定要走這一條道路；你若不修行，就不必走這條道路了。為什麼？因為你不修行。可是若要修行，這一條道路你必須要走，你若不走，這條道路就會荒的。怎麼叫「荒」呢？荒，就是長草了；這條道路若沒有人走，它就會生草，就荒了。你若常常走修行這條道路，它不但不會荒，而且會一天比一天平坦，一天比一天光明。「經」又怎麼會荒了呢？我告訴你，這個經若荒了，就是你忘了。你本來不用看本子也可以念的，可是經過三、五個月不念，就把它忘了，這就是把這條路荒了。

那麼念經有什麼好處呢?念經啊，沒有好處！念經，要費很多的時間，費很多的氣力。好像在佛前念《金剛經》，你說有什麼好處？你從頭念到尾，啊，費了很多氣力、精神、時間，也沒有看見什麼好處，就以為這是沒有好處！各位居士，不要那麼愚癡喔！你所能看見的好處，都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凡是有形相，能看得見的，那並不是好處，都不是真的，所以我才說念經沒有好處。但這個好處你是看不見的。怎麼樣呢？你每念一次經，在你的自性裏邊就經過一次的刷洗。譬如念《金剛經》，念一遍，這經中的意思就明白一點；念兩遍，更明白一點；念三遍，就更明白多一點。所以，念經是在你自性上，智慧會增加的。但是智慧增加了多少？你是看不見的，不過只有這麼一種感覺，所以念經的好處是說不出的。

而且，你多誦一遍經典，就少生一點煩惱，不要因為誦經又生出煩惱了。不要說：「你念得不對！」「你念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你！」或者「你念得太慢了，要我等著你！」或者「你念的聲音不好，我聽得不順耳！」不要在這上面用工夫。況且大家都是初學，誰也不一定會念。但是不管會不會念，大家都一定要念。大家一同念，叫共同薰修；不是共同在一起，你找我毛病，我找你毛病。但若真有毛病，大家還是一定要找到毛病。若不找毛病，那麼自己的毛病太多，修行就不相應了。所以，念經對自性上是有幫助的。幫助什麼呢？幫助開智慧。念《金剛經》是開智慧，念《心經》更是開智慧的。所以念經雖說是沒有好處，其實好處是最大的，你看不見的。你看不見的，才是真好處；你能看見的，那完全都是皮毛。

「經」還有另外四個意思，就是貫、攝、常、法。

「貫」是「貫穿所說義」，把佛所說的義理都貫穿到一起，好像用一條線把字都穿成一串。

「攝」是「攝持所化機」，經能攝受一切眾生的機緣，對症下藥。什麼叫攝？我常常講，你看見吸鐵石了沒有？吸鐵石，鐵塊雖然離它很遠，

它也能把鐵給吸上來。經也就像吸鐵石一樣，所有的眾生好像鐵塊似的，又硬又剛強，脾氣也大，毛病也多，可是一吸到這吸鐵石上，慢慢也就軟了，慢慢毛病也沒有了，這就是攝。

「常」是古今不變，也就是永遠都不會變的經常之法。無始無終，亙古亙今，由古來到現在，都是依照這個經典去修行，這就是常。古今不變就叫常。

「法」是個方法，就是三世同遵的一個方法。這方法有什麼用呢？是用來修行的。無論是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都用這個方法來修行，所以叫三世同遵。

「經」又有繩墨的意思。好像古來做木匠的，都有個墨斗，墨斗上有一條繩線，用墨把繩線染成黑色。在需要畫直線的地方，木匠把繩線一拉出來，用手往前一拎，再放下，木板上就現出一道黑印了；不像現在有尺，有鉛筆，就可以畫一道線。所以繩墨有規矩、準繩的意思。經是一個規矩，你若念經就會守規矩，不念經就不守規矩。我們現在研究般若，一定要守般若的規矩。你守般若的規矩，就會開啟你的智慧。

第二、顯體

空諸法相體絕言：按照五重玄義，第一是釋名，解釋經名，這部經是以法喻為名。第二是顯體。什麼是這部經的體呢？「空諸法相」就是它的體。

空諸法相也就是諸法空相，你不要弄錯了，說：「那個諸法空相就是諸法空相，它跟空諸法相這個文字不相同啊！」這是相同的！在中國文法上，「是諸法空相」也就是「空諸法相」。

體絕言，以「空諸法相」，作這部經的體；「絕言」就是沒有什麼可以說的。體既是空諸法相，什麼都沒有了，你說還有什麼好說的？所以說「體絕言」，已經就是離言說相、離心緣相、離文字相，「離一切相，即一切法」。

第三、明宗

宗趣原來無所得：第五句就是明宗。這部經是以什麼作它的宗旨呢？以「無所得」為它的宗旨。經上說：「**無智亦無得。**」無智亦無得就是無所得，因此以「無所得」作為這部經的宗趣。

我現在用世間法來給你們講佛法，譬如我們人，所有的人都叫「人」，這是人的一個通用名稱，好像所有的佛經都叫「經」一樣。至於單一個人叫什麼名字？這就是「釋名」，解釋名字。或者叫張三，或者叫李四，有個自己的名字了。那張三又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呢？是高的、矮的？是黑的、白的？是胖的、瘦的？他的體是個什麼樣子的？體是完全的，或不完全的？有沒有眼睛？有沒有耳朵？有沒有鼻子？這就要研究他的體了，這就是「顯體」。顯體然後就要明宗。明宗是怎麼樣？哦！他這個人是很壯的，大約可以做苦工；或者他這個人很有學問，大約可以做個祕書secretary，或者做老闆boss，這就叫明宗。

第四、論用

力用驅除三障蠲：第四是論用，論他這個人可以做什麼？力用，就是他有什麼用？可以做什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可以做什麼呢？它可以破除三障。所以「破除三障」就是它的力用。

三障是什麼呢？第一報障，第二業障，第三煩惱障。

（一）報障。報障又分正報和依報。什麼叫正報？什麼叫依報？正報就是正當來受報的，也就是我們這個身體。依報就是依靠這些來生活而受報，也就是衣、食、住等。

我們人這個正報的身體，有好的，有壞的。有的相貌生來就非常英俊、非常圓滿，人人見著，人人歡喜，人人愛敬，可說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什麼叫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英文就叫outstanding。這樣的人，人

人見了都讚歎：「喔，這個人真是有智慧，真是有善根！」

這又分出兩種。有的人，你看他有智慧，但沒有善根，這是什麼呢？這種人多數是妖魔鬼怪來到世界上。什麼叫妖魔鬼怪？好像山精，在山裏頭藏的妖怪，就是精靈、魑魅、魍魎等，這些妖怪年頭多了，成了老妖精，可以吃人的。後來他也死了，死了來做人，他就比一般人多少聰明一點。但是他做事一點也不聰明，盡做糊塗事。什麼事壞，他就做什麼，專門不守規矩。哪一種事情是對人最有害處，他就做這種事情，所謂「唯恐天下不亂」，專門擾亂社會的秩序。這一類就是有智慧而無善根的人。

又有些人在前生盡作好事，但是不研究經典，所以智慧就沒有那麼多，很愚癡的，這是有善根而無智慧。又有的人，相貌既美滿，壽命又長，也富貴；有的人相貌既醜陋，壽命也不長，歲數很小就死了，這都是前因後果所現出來的正報。

依報，就是我們依以為生的衣、食、住、行。依報也是由前生所種的因而來的。你前生種善因，今生果報就好；前生種惡因，今生果報就壞。所以，我們做事情一定要小心謹慎，不要種惡因，將來就不會受惡的果報了，這叫報障。

（二）業障。業就是事業的業，不論出家人、在家人，一定都要有事業來做。一做事業，就會有很多的問題，很多困難發生。遇到困難的問題，就會生出煩惱，生出種種不愉快的事情，這就叫業障。

（三）煩惱障。我們人都有煩惱，這煩惱多數由什麼地方生出來的？多數由貪心、瞋心、癡心生出的。

怎麼會有煩惱？你有貪心，貪不來，就生出煩惱了。你有脾氣，事情不合你的意了，就生出煩惱。你愚癡，不明白了，就生出煩惱。

為什麼你有煩惱？就因為你有一種慢心，你有一種驕傲心，你看不起人，於是就生出一種煩惱。

為什麼你有煩惱？又因為你有一種疑心，對一切的事情都生出懷疑，一懷疑也就生出煩惱。

還為什麼生出煩惱？因為你有邪見，見解不正當，所以就有煩惱生出來。如果你有正知正見，有真正的智慧，對一切事情都會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既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由始至終都非常明瞭，就不會有煩惱。所以煩惱障是由貪、瞋、癡、慢、疑、邪見生出來的。

這部《心經》能把報障、業障、煩惱障這三障給破除了。怎麼破除的？因為它有真正的妙智慧，有真正如如不動的真心，所以能把三障給破除了。所以我們明白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才會有真正的智慧，有了真正的智慧，就能把三障破除了。

第五、判教相

熟酥判作斯教義：《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教義屬於熟酥，這熟酥是指五時裏的第四般若時。

佛說法分為五時八教，這五時和八教，是天台智者大師判斷出來的。今天我依照權實這兩種的智慧來解說五時。

（一）華嚴時。《華嚴經》是佛最初所說的法，說了二十一天。在這個法裏頭有「一權一實」，一種權法，一種實法；一種權智，一種實智。怎麼說它一種權智、一種實智呢？《華嚴經》裏邊講法界的道理，有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這個教義，雖然是為菩薩說的，但是在實智的真實佛法裏邊，也有一種方便權巧的法，所以是一權、一實。

（二）阿含時。這個時候是「唯權無實」，只有權法而沒有實法。那時的眾生都像小孩子，不懂佛法，所以要用種種權巧方便的法門，來誘導，來化度這一些眾生。那時佛說的都是方便法門，所以在第二時裏只有權法而沒有實法，沒有實智。

（三）方等時。這個時候是「三權一實」，有三種的權法，一種的實法。為什麼叫「方等」呢？因為這時候是四教並談，同時講四教的道理。

四教是藏、通、別、圓。所謂「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彈偏，就是說：「你那個偏的不對。」斥小，是說：「你這個小乘也錯了。」歎大，就是讚歎大乘。褒圓，就是褒獎圓教。三種的權法就是藏、通、別，一種實法就是圓教，所以方等時是三權一實。

（四）般若時。般若時是「兩權一實」，有兩種權法，一種實法。兩權就是通教、別教這兩種權教，一實就是講的圓教。

（五）法華涅槃時。這時候是「唯實無權」，只有一個實智，沒有權智，沒有方便權巧的法。

所以五時若按著權實來論，法華時是唯實無權，般若時是二權一實，方等時是三權一實，阿含時是唯權無實，華嚴時是一權一實，它是有頓漸的。這是按著權實二智，來講這五時。這五時若往詳細地講，是很多很多的，所以我每講一次經，就多講一點你們沒有聽過的，那麼你們聽得多了，慢慢懂得也就多了。

摩訶逆轉般若船：摩訶，是大的意思；逆轉，就是倒過來，倒過來什麼呢？倒過來般若船。「倒過來般若船，不就沒有般若了嗎?」不是的！這個教你逆轉，逆轉什麼呢？逆轉你那個愚癡。你把你那個愚癡逆轉過來，轉過來就是般若了！逆轉就像逆水行舟似的，要費一點力量，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做得到的。雖然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那麼長的時間，但也要經過一生、兩生、或者三生……，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這個都很長啦，我還是不修了！」你不修，也不必勉強，勉強就不是道。所以我的弟子，哪一個歡喜墮落，就隨你墮落去！你不願意逆轉般若船，那麼就隨大流去，順流而下，越下越遠，越流越遠。你若逆轉，這就上流；你不逆轉，這就下流。全看你願意往上逆流，還是往下順流而去。

以上是按著五重玄義，解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經題。

本文由法界佛教印經會提供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義

●南亭和尚

解經文

此分二：一、顯了般若，二、祕密般若。一中又分二：一、略標綱要分，二、廣陳實義分。一中又分四：一、能觀人，二、所行行，三、觀行境，四、所得益。今**一、能觀人。**

觀自在菩薩

聖人設教，在方法上有顯、有密；在語言、文字上有廣、有略。顯，則顯了明說，令生慧解，滅煩惱障。密，則祕密真言，令誦生福，滅罪業障。為滅二種障（煩惱、罪業。），成二種莊嚴（福、慧。），故有顯、密二分。顯中更先略、後廣。略，則示其總綱，俾敏捷者一聞千悟。廣，則條陳細目，使滯鈍者入門多方。又略中據實行，廣中據理解。今釋略中之能觀人。「觀自在菩薩」者：「觀」謂觀照與觀察。能觀為智，所觀五蘊為境。觀察結果是空，故能度一切苦厄而得其自在。「自在」者，主宰義。謂菩薩有大智故，於事於理無礙自在。有大悲故，尋聲救苦，隨類現身，亦無礙自在也。又菩薩為過去世正法明如來，乘願再來，現三十二應身，普度眾生，靈異素著。若人常念觀音聖號，必蒙護佑。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二、**所行行。**「深」對淺而言。諸經說空，有人空與法空。人空者，遍觀五蘊中無能作主宰之人。法空者，五蘊諸法之本身，亦復皆空。人空淺而法空

深。二乘人祇觀人空，菩薩兼觀法空。觀自在菩薩照五蘊空，故謂之「深般若」也。「行」與「時」者，謂以甚深般若之正智正照五蘊皆空之時，能照之觀智與所照五蘊之境，能、所混融，境、智不分之「時」也。古人有所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者，可借以為喻。修禪者謂之「正恁麼時」，謂功夫正得力時也。然吾人初學佛法，未得正智，何由照見五蘊皆空？夫智慧生於禪定，禪定起於攝心。心攝，則念正；念正，則定生；有定，則可發慧。吾人初學用功，雖未得正智，正念固操自吾人。正念者，八正道之一也。「波羅蜜多」已如前釋。

照見五蘊皆空。

三、觀行境。上句所行之行，乃正用能觀之正智，此句則所觀之境也。正觀想時謂之「照」，觀想之效果謂之「見」。所見為何？則「五蘊皆空」。「五蘊」為色、受、想、行、識。或稱五陰，亦名五聚。此五皆仗因托緣而有，無一不空，故謂之「皆空」。

一、色者，質礙義。是有多種，表之如下：

二、受者，領納義。受有三種，表之如下：

三受 ┬ 苦受 ──── 違情境 ┐
　　 ├ 樂受 ──── 順情境 ┼ 或加憂、喜，為五受
　　 └ 不苦不樂受 ── 中庸境 ┘

三、想者：唯識宗謂，於境取像為性，施設種種名言為業。即對外境界有所想像，而後表現身、口，構成事實之主動力。

四、行者，造作為義（即是雜亂妄心前滅後生、此落彼起之義。如行路一樣，兩足互相起落，可行至目的地。）五十一心所中，除受、想二種有特殊性、別列二蘊外，其餘凡關於心理上所起之善、不善、千變萬化之作用，如貪、瞋、癡等之四十九個相應行與得、命根等之二十四個不相應行，皆行蘊所攝。（參閱後面表示。）

五、識者，了別為義。小乘宗中祇講眼、耳、鼻、舌、身、意之六識。大乘唯識宗中，加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末那此翻為污染意。阿賴耶此翻為含藏意。前六識以了別外境功能大，故名曰識。第七以思量執我功能大，故稱為意。意者，思量也。以其念念執我，致招生死大患，故號之為污染。第八以含藏諸法種子，生起現行，故以積起之功能名心。積者，聚積，與含藏意同。因此，八個識可分稱之為心、意、識。然以三者之中了別功能最顯，故統稱之曰識。識為心王，貪、瞋、癡等之善、不善法為心所，以為心王家所有故，亦即各個識上所起之作用也。

蘊者，蓋覆義。陰者，賊害義。眾生之身心以此五法為原素，組合而成，故亦稱五聚。（此釋聚字。）自聚此五而有此身心以來，真心即為之蓋覆，不能顯現。（此釋蘊字。）為謀此身心之繼續生存與欲樂，不得不有聲色、貨利之要求，因而起貪、瞋、癡，造殺、盜、婬，自性中之無漏功德法財，為其賊害殆盡。（此釋陰字。）故尊者（尊稱出世聖人為尊

者。）舍利弗（即心經之舍利子）有偈曰：「我今不求陰（五陰）界（十八界）入（十二入），無始世來虛妄故，若有貪求如是法，是人終不得解脫。」吾人讀此，可以知所警惕矣。「五蘊皆空」之「空」字，下文「色即是空」處，再為詳解。

五蘊攝百法表（此中實攝百法中之九十四法，餘六是無為法故。若以無為法為九十四法之性，則百法全攝於五蘊中。）

- 五蘊
  - 色十一
    - 五根：眼、耳、鼻、舌、身
    - 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 受一
  - 想一
  - 行七十三
    - 相應行（與心王相應）
      - 遍行五 — 觸、作意、「受」、「想」、思
      - 別境五 — 欲、勝解、念、定、慧
      - 善十一 — 信、精進、慚、媿、無貪、無瞋、無癡、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
      - 根本煩惱六 — 貪、瞋、癡、慢、疑、惡見
      - 隨煩惱二十 — 忿、恨、惱、覆、誑、諂、憍、害、嫉、慳（小隨煩惱），無慚、無媿（中隨煩惱），不信、懈怠、放逸、昏沉、掉舉、失正念、不正知、散亂（大隨煩惱）
      - 不定四 — 悔、眠、尋、伺
    - 不相應行二十四（不與心王相應）— 得、命根、眾同分、異生性、無想定、滅盡定、無想報、名身、句身、文身、生、老、住、無常、流轉、定異、相應、勢速、次第、方、時、數、和合性、不和合性
  - 識八 —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

五遍行中之受、想二心所，加「 」者，表有特殊性，其自身已各為五蘊之一，不攝在行蘊之中。二十隨煩惱中，忿等十個為小隨煩惱；無慚、無媿為中隨煩惱；不信等八個為大隨煩惱。以功用有強弱，範圍有寬狹，故有小、中、大之分。

度一切苦厄。

四、所得益。「度」者，過也。既經照見五蘊自性皆空，則

「苦厄」斯盡，猶由此岸而度過彼岸也。「一切苦厄」者：逼惱身心謂之「苦」，艱難危險謂之「厄」，即上文所說之三苦、八苦也。表之如下：

- 三苦
  - 苦苦：此身已是苦聚，再遇到苦的環境逼迫，則更苦。
  - 壞苦：由於榮華富貴等樂的環境離開了我所生之苦。
  - 行苦：由於身心、世界遷流無常所生之苦。

- 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苦

三苦中，行苦之行謂色、心二法轉變無常。由花開花謝，乃至世界之成壞、陵谷之變遷、身體之老壯，皆色法之轉變也。一念中有九十剎那（剎那為最短時間之名詞。一剎那比一秒鐘還要短到若干倍。），一剎那中有九百生滅。此心法之轉變也。欲界備具三苦，色界具有後二（壞苦、行苦。），無色界以無色相之身，故僅有行苦。（以上釋三苦，以下釋八苦。）八苦多分對欲界眾生說，其義可想而知，不須逐一解釋。省菴大師有言，曰：生如生龜脫殼，死如活牛剝皮。生死之苦，偶一念及，能不惕然而驚，悚然而懼歟？其中之五陰熾盛苦，謂其他諸苦所攝者，皆包納於此苦。以有此五陰，則眾苦熾盛，謂其他諸苦所攝者，皆包納於此苦。以此有五陰，則眾苦熾盛。熾盛者，熱惱也，亦眾多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小乘人亦謂：「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形莫先於有智，故滅智以淪虛。」身以智勞，智為形累。有身是有苦。凡夫愚迷，不自覺知，不求解脫，故我佛呼之最可憐愍者。道家之主張虛無，二乘人之毀身入滅，五濁惡世易入而難出，又何怪其然也。然菩薩之度苦厄者，一、觀察自

身，五陰假合，空、無實我，即不因此身故而廣造眾惡，則未來世中諸苦漸離。二、觀察五陰假合，乃有此身，無常變壞，安有我、人？故於日用平常之間，虛懷曠達，看輕人、我，則雖悖逆橫來，我亦安之若素。所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者也。三、則以正智照理，理、智渾融，能、所不分；內不見身、心，外不見世界——五蘊皆空——；貪、瞋、癡、愛之諸惑頓斷，生、老、病、死之諸苦頓離。上文所引《楞嚴經》之「**若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句，亦可引用於此，亦禪家所謂「坐斷乾坤」者也。前二含有漸義，此則專指頓門。般若經義正在於此。有智之士讀此四句，可因一斑而窺其全豹矣。

節錄自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出版之《南亭和尚全集(三)》

人生講座

【完全免費・自由入座】

◎凡參加本講座貴賓可獲贈珍貴書籍

愛恨纏縛——佛教僧傳裡的夫妻情

夫妻為家庭人倫之核心，亦是傳宗接代的香火延續之鑰，但何以當年釋迦牟尼佛卻要拋妻棄子出家？以出家僧團為精神主軸的佛教，又如何看待這看似平常，卻堅如磐石的夫妻之情？李博士將於此次講座中，以佛教傳記為經緯，探討佛教徒應如何正面看待男女情感，特別是夫妻之情。

97年9月28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李玉珍 博士

美國康乃爾大學東亞文學系佛學組博士
現任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地　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
（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財團法人慧炬南社
聯絡電話：06-2881677

《心經》開示(一)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講述

經典曾說藉由聽聞的力量才能分辨什麼是法？什麼是非法？什麼是暫時利益？什麼是究竟利益？什麼是所取或什麼是所斷？這不是天生就能了解的，必須藉由聽聞學習才能了知。

由聽聞的力量了解應取應捨，了解是非，斷十惡業、行十善業，進而去守戒，包括別解脫戒、居士五戒、沙彌戒和比丘戒。

也藉由聽聞的力量斷除散亂心、昏沉掉舉，培養正知正念而成辦專一、凝靜的不動三摩地。

進一步，由聽聞所生慧、思所成慧直到修所成慧，緣空性的止觀雙運，現證空性而得到涅槃。以上是經典提到聽聞的種種功德。（註：源自《聽聞集》「由聞知諸法，由聞遮諸惡，由聞斷無義，由聞得涅槃」。）

無論是世間或是出世間，「聽聞」均扮演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國對教育及知識的提升非常重視，台灣的知識教育水準很高，我很隨喜，但是我們所學的教育大多是在追求外在的物質，我們以為快樂是來自於物質的滿足，但事實上我們雖然學了那麼多，卻沒有想像中的快樂。那是因為所學的知識與追求的快樂目標不符合而導致的。真正快樂的知識，應該建立在心靈上，我們應從內心提升，來追求心靈的喜悅，才能得到究竟的快樂。

許多宗教因而發展了許多心靈提升的方法，希望人們能從心靈提升上尋求真正的快樂。以佛法的方法，是調伏內心負面的情緒，使心靈提升。根據提婆菩薩《四百論》，提及調伏內心有三大步驟：一、避免由煩

惱所造作的惡行為，這須靠戒的力量斷除煩惱帶來的身、口、意等惡業。二、不動業也是輪迴之因，還是在三界輪迴之中，世間安樂的本質是痛苦的，痛苦的根源是煩惱，因此要斷除輪迴就要斷除煩惱，故須學習空性的道理，依此來斷除煩惱障。三、自己得解脫是不夠的，還要使一切有情都得解脫，就要證得一切遍智。自己不能調伏，就不能調伏別人，所以必須斷除所知障，斷除所知障光有空正見是不足的，更要有廣大的資糧方便品，也就是菩提心和空正見雙修而成。以上三種是得到快樂最殊勝的修法。（註：第一層次是下士道，第二層次是中士道，第三層次是上士道，源自《菩提道次第廣論》。）

為了要讓我們證得空性的修所成慧，所以正對治的方式是調伏內心，對治負面的情緒，例如，以慈心對治瞋心，以不淨觀對治貪心，但是，這些都是暫時性的壓伏，無法由根本來消除貪、瞋心，只有緣空性的止觀雙運才能消滅煩惱的根源。為此，要反覆思惟空性的道理才能產生定解。但是在思惟前，若不聽聞空性的道理，就無法如理思惟。所以所修的內容和所聽聞、思惟的內容互相配合。我們要學空正見，就要去聽聞思惟而修習空性。

根據世親菩薩所造的《俱舍論》所說，佛法有二：教正法、證正法。證正法是內心的覺受生起的證量，在此之前要觀修，對所緣境要反覆思惟，才能生起此覺受。而宣說此道理的稱為教正法，教正法要經由聽聞而去思惟才能夠得到。證正法則要經由思惟後在生活上修習才能證得。聽聞和修習二者是不可分離的。如果只修行而不聽聞，是不行的；若只聽聞而不修行，也是錯誤的。因為聽聞就是為了修行，所以聞修雙運、雙用是很重要的。（註：《廣論》P.12~13。）

以前印度的大成就者，例如龍樹、提婆師徒，無著、世親兄弟，以及八十位大成就者，他們都是長時間在經論中精進學習而獲得成就；也有少數人，是依止善知識，透過有證量的上師的口訣而獲得成

就。西藏也是如此；多數是依據那爛陀寺大論師所著的論典，經長時間學習而成就；少數是依止有證量的上師，依口訣而成就。由此可知，歷史上傳教的方式有二種：一、是依據大論典，二、依口訣教授。上師具證量，對弟子教學時，根據當時的因緣，把自己的經驗和覺受傳授給弟子，中國歷史上也有大師沒有長期學習經教，以禪定的力量而得成就。但是以教法長遠的發展來做比較，第一種方式，因所研習的論典都是由佛授記的大論師菩薩所造的論典，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抉擇，破除一切邪見、疑惑，根據經論內容如實修行，可去除二障和錯誤，能無誤的得到成就。第二種方式，是根據暫時的因緣而教授的，比較零碎，學者無法領會佛法整個扼要，所以是有危險的，對於後世學習的人不一定適合。以教法長久住世的眼光而言，第一種修學方法非常重要。

漢、藏都有同樣問題，一聽到要聽法就沒有心力，但是一聽到灌頂，眼睛就睜得大大的非常踴躍，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們真正應該學的是法義。假使不知法的內涵，光只是靠灌頂來調伏內心是很困難的。僅靠灌頂的法物而沒有法義，是很難成就的。如果，只是把灌頂的瓶子放在頭頂上，就可以淨化內心、成就的話，那麼狗或貓也可以經由這種方法得到成就。當然具有證量的上師以及與上師有不共的因緣，或許可以成就。但是，一般而言這是不可能的。

學佛要有信心，要經過對法的正見生起定解。若對法有體悟，真正對佛法有信心，如此灌頂，功德成就自然容易生起。所以我們要多多學習法義，我常傳時輪金剛灌頂的用意，是希望藉此因緣為更多出家、在家眾宣說佛法，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灌頂前講《心經》的道理。可是還是有些弟子太聰明，只想灌頂、不想聽法。

我從小就認識佛法，對佛法也有一些信心，但是這種信心是不夠的。透過學習和經驗，我對佛法領悟有一點進步，對佛法產生愈來愈

強的信心。所以教理的學習是很重要的。密教雖然很殊勝，但是不要急，沒有顯教的基礎，密教要成就有困難；顯教的基礎打穩，密教功德自然生起。

佛說八萬四千法門中最殊勝經典是《般若經》，在大小顯密乘中，佛初轉法輪先說四聖諦——苦、集、滅、道。滅諦中提及涅槃，為了證明涅槃的內涵和存在，佛陀更深入說明空性之理，所以第二轉無相法輪，藉由空性的認知，證明煩惱是可以斷除的。從色法到一切智智空，一切法皆無自性。有些論師不了解甚深空性，佛便對無自性再做解釋，第三轉善分別法輪的《解深密經》，還有《如來藏經》和慈氏菩薩的《相續本母經》，詳細說明心的體性，是唯明唯知，具有原始自然之光明。

無上瑜伽好像是山頂，我們在平原，所以佛陀漸次引導，讓我們爬上山去。先由初轉法輪了解「解脫」法門，為了解脫故說二轉法輪無上空性道理，這是顯密共許的漸次向上。第三轉法輪時，更深入了解心性的特質。心最微細的狀態——根本光明（淨光），這也是無上瑜伽所提到的。

《心經》的解釋有兩種：顯教解釋和密教解釋，今天我們要講的《心經》有顯義和隱義：顯義是空性，隱義是現觀次第。我現在要先講「**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這是對上根者所說，五蘊代表諸法，包含一切有為法，有為法是因緣所生而聚合之法，對眾生可以是有利，也有可能有害。有人疑惑，有為法若無自性，怎會有這種有益或有害的作用呢？這不是從境上去看，而是從我們內心去安立。實際上正是由於執著有自性，才會看成如此，所以用「照見五蘊皆空」來破除。

佛教四派論師（有部、經部、唯識、中觀）中，主張法無我的唯識宗，認為因為緣起，所以有真實、有自性。中觀論師認為所謂緣起

是依賴他力、觀待而有，故不觀待的自性是不存在的。因為緣起，所以沒有自性，正因為緣起而更應主張無自性。

龍樹菩薩《中論》上說，善巧的中觀論師所主張的性空道理，不是尋找假義不得而有性空，而是因為緣起依賴他力而有無自性（性空）。性空並非無所有，因為緣起所以否定了自性有，「有」的方式是唯名所取，唯識所立，所以遮止了有無二邊而入中道。有人質疑：如果諸法不真實有，那就墮入斷邊，等於毀謗因果、四諦、一切法。針對這個問題，龍樹菩薩回答：正因為諸法無自性，是依賴因緣而生，更證成有因果、四諦，而能成立一切法。既然有為法剎那剎那間都無自性，都依賴因緣而生，那麼無為法也無自性。

「**照見五蘊皆空**」的第二種解釋是：施設處的五蘊，我們將其安立為我，既然所施設的五蘊無自性，那麼「我」無自性，「我所」也無自性，由此破除人我執，所以造業者、及苦樂的感覺者也是無自性。如是，五蘊無自性，其所含攝之法也無自性，根、道、果也無自性，連空性本身也無自性。《中論》上說：如果有少許法有自性的話，就容許懷疑空性是無自性的說法。但是，實際上是找不到任何一法是有自性，所以空性本身也是無自性的。

應該很謹慎的一點是，我們可以理解物質上諸法是無自性，但是對於所修的空性，有人卻會執取它為有自性，因為它可以斷除我們的煩惱，這是極大錯誤。龍樹菩薩說：「把空性執為有自性，是無可救藥的錯誤。」

「**五蘊皆空**」：性空所依之法，依五蘊安立（一、所依——有法）；所要破除的是其自性（二、所遮——自性）；因為緣起所以性空（三、所立——空性）。諸法本來即是性空、無自性的狀態，並非因為修習而使它無自性。並非我們觀修時沒有自性，不觀修時有自性。《現觀莊嚴論》說：所遮的自性，在任何法中都是沒有的，否則空性

就不存在了。

「照見」：由聽無自性之理思惟之，而安住在無自性的體會中，所以有止觀兩種修法。「照見五蘊皆空」的好處是「可以度一切苦厄」，此處有二種解說：一、因為知性空，破除自性、斷除煩惱痛苦；二、因為一切煩惱痛苦是在戲論當中現起，所以遠離一切戲論，就遠離了一切痛苦，從煩惱痛苦中解脫。所以說「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佛說《心經》的緣起，是在靈鷲山中部，為諸菩薩、聲聞弟子所圍繞，當時觀自在菩薩正在觀修般若波羅蜜多，專注思惟觀修而「照見五蘊皆空」。《心經》主要內涵，是舍利弗與觀自在菩薩有關空性的問答，佛出定後認可菩薩所說，歡喜讚嘆，可見觀自在菩薩所見的空性是最究竟的。

佛初轉法輪時，說諸法有自性，有真實。但在《楞伽經》中又說無自性，其意為外在法無自性，內在法有自性。但在《般若經》中又說內外法皆無自性。這些都是佛所說的。為何有時說有自性，有時又說無自性，要如何判斷呢？

事實上，佛經可分為了義和不了義兩種，而對了義、不了義的解釋又有二種：第一種，一、詞面內容與實際內容符合者為了義；二、詞面內容與實際內容不符合者為不了義。第二種，一、所說內容為空性勝義諦為了義，例如說空性的經典是最究竟圓滿者；二、所說內容為世俗諦，在觀察時無法得最究竟義者為不了義。因為佛是觀機而說法、因應當時因緣而說法，所以與正理相違者為不了義。所以判別了義、不了義不可單由經文詞面來判別，須由智慧正理來抉擇。（註：《廣論》P.402~403。）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是《心經》的綱要大意，是對上根者的解說。接下來的內容

是詳細的部分，所說的對象是中、下根的對象。

「照見五蘊皆空」，五蘊就是「所依有法」，在「所依有法」的五蘊裡面說到所見緣起皆空即是「自性空」的道理，所以「五蘊皆空」也包含世俗諦以及勝義諦的道理，詳細說的話包括《楞伽經》中說到十種性空。譬如在會場中我們看不到大象，台灣只有在動物園裡可以看到大象，在會場裡面沒有大象，所以大象空了、沒有了。空的依處——會場以及所要破的（所遮的）——大象，兩者是不同的，所破除的（所遮之法）與所依有法毫無相關，這稱為「他空」。這十種空性的法，我並不是完全想得很清楚，所以要事先聲明，跟你們說聲抱歉！假使你們有問題，我將無法解答。

「自空」，自己並非是自己，自己不屬於自己，也就是說所空的這一法的性質，並不屬於這一法的性質的話，其他的法也不能屬於這一法，所以這法根本不存在。如果是「自空」，則一切沒有；一切沒有的話，修空者也沒有；修空者沒有的話，就無法安立修空者所觀修的空性。因此，現在所說的空性，並不是這種自空。現在所說的性空的道理，針對所依的這些「有法」，我們看成了「自相有」、「自性有」的一種欺誑的幻相，如同我們所看到的這種欺誑之相，實際上有自性嗎？是沒有的。現在所說的性空就是針對於「所依有法」而產生自性的一種幻相，這種幻相的內容實際上存在嗎？不存在，這是一種性空。

在龍樹菩薩大弟子中的中觀論師分二派，一、如寂護、蓮花戒論師等，他們認為在名言上有自相的存在；二、龍樹菩薩的心子佛護論師、月稱菩薩、寂天菩薩，認為名言上沒有自相。現在我們看到的色法，或者是聽到的聲音，無論是任何的色聲香味觸，甚至於內心的苦樂等感受，看到這一切的時候，都會覺得這些性質是從境上本身而有的，從境本身現起的一種真實作用，針對這一種現象而言，兩派

中觀論師有不同的看法：一、清辨論師等，他們認為：我們看到一切的法，會覺得從他那邊現起、從他本身而有的，這一種看法並沒有錯誤，是正確的，這稱為「自相」。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存在的，所以他們在名言上安立有自相。二、但是，另一派中觀論師主張「無自相」，他們認為我們現在雖然可以看到這些從境上面自性有、自相有的這種幻相，但是實際上如果這些法從境本身而有的話，那去尋找之後，應該找到這種自性的作用、真實的作用，但是全找不到。假設這一法是真實的話，從境本身產生作用的話，在尋找自性的時候應該是愈來愈清楚才對，但是並沒有愈來愈清楚，反而愈來愈模糊，甚至於找不到，這一點已經代表實際上並沒有自性、真實的存在。所以這時候以七相的道理，甚至於以斷四生的道理，而去做尋找。所生與能生不是自性而有。雖然我們看到的「所生」及「能生」是自相有、自性有，但是尋找之後是找不到的。沒有「他生」，為什麼呢？所謂的「他」，去尋求假義之後，哪裡是一個真實的「他」？找不到！所謂的「生」，尋求生的一個中心性質，也找不到「生」的真實性質。既然沒有真實的「他」，沒有自性的「他」，又沒有真實自性的「生」，則沒有真實的「他生」。因此破了「自生」、「他生」等，破了「四生」。

所以在《佛護論》裡面有說到：如果有自性的話，在那一個當下安立就好，何必要唯意識安立而有呢？就是因為尋找之後找不到，又不能否定他的有，所以這種「有」的方法，就變成唯意識安立而有。雖然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那樣的真實、那樣的實際，但是這一種自性的相是一種錯覺，是因為無始以來無明的污染所產生的一種幻覺。以幻相而言，會看成自性之相，但是以實際狀況而言，卻沒有自性，而是依意識安立而有，這也是為什麼佛在說《般若經》的時候，一直說唯意識安立、唯名言而有，會一直強調這種性空的原因。

龍樹菩薩在《中論》中說：「佛所說的法，都是因為有二諦為基

礎而建立的整個佛法。」同樣的，在月稱菩薩《入中論》中解釋二諦說：一、思察勝義諦的理智，最究竟的這種智慧，所獲得的真理，稱為「勝義諦」。二、無尋求、無思察的名言意識所安立的這些法，稱為「世俗諦」。

《入行論》又說，一、看到自法的現量去看自法的時候，並沒有能所二相存在的話，這一法稱為「勝義諦」。二、看到自法的現量看自法的時候，具有能所二相存在的話，這一法稱為「世俗諦」。這是針對現量而來安立二諦的內涵。在外道的宗義裡面，也時常可以看到「二諦」這一名詞，同樣的在內道四部從「有部」一直到「經部」、「唯識」、「中觀」的各派，也都有對二諦不同的解釋。今天在此最主要的是以「中觀」二諦的宗義而來做解釋的。

在解釋二諦的時候，曾經在《入中論》說到一切法（無論是有為法或是無為法）的性質皆有兩種：第一種是勝義的性質，第二種是世俗的性質，這二種性質是同性但卻是異體。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法與色法的性空，這二者並不是異性的，因為色法的存在，它本身就具有了性空的性質，這並沒有辦法分開呀！因為色沒有辦法與它自己的「色的空性」分開的緣故，所以「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法最究竟的性質就是性空的這種性質了，這一種性質並沒有與它所依的色法另外安立存在，因為「色」和「色的空性」這二者是同性的。「色」與「色的空性」同性，「色的空性」又與「色」同性，並不是「異性」而有。為什麼會如此呢？因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法本身」就是「自性空」，完全是依賴因緣而有的，它本身並不是自動的、自相的，不是從它自己本身自性而有，而是完全依賴因緣而有。「色即是空」，色和色法的究竟性質指空性，這兩者無法分開，是一體、一性、同性的東西。也就是因為色法的有並不是自性而有、它本身而有；它的「有」是完

全依賴其他的因緣、其他的法而有，因此說到「空即是色」。

所謂性空的道理，「自性空」並不是說完全沒有，而是說「緣起而有」，假使我們認為自性空就是什麼都沒有的話，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甚至正因為諸法自性空，所以更加能證成諸法的有（存在）是依賴緣起的有。假使我們認為反正都是自性空了，何必在意呢？當作什麼都沒有的話，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是顛倒的。佛經所說的性空的道理，是為了讓我們了解到諸法的「究竟性質」而說的。假設沒有諸法，哪裡來的這些「究竟性質」呢？那就不可能有了。相反的正因為有了諸法，佛為了讓我們了解到諸法究竟的性質而說了「性空」道理，所以性空並不是否定一切法。

也許有人會認為：「既然性空是存在的話，為什麼我們要花那麼多的心力去學空性的道理呢？它太深奧了，把它擺在一邊，我歸我，空性歸空性，不要管它好了。」會有這種想法，正是不了解空性的重要。所謂佛法主要內容就是講「涅槃」。所謂「涅槃」：一、即是「從痛苦中得到解脫」的意思，也就是「斷除痛苦」這四字。痛苦來自煩惱及煩惱的根源。斷除煩惱和煩惱的根源得到涅槃，這就是佛法。二、涅槃的另外一種解釋：這些痛苦來自「自性相」這種執著。這種自性的執著會帶來痛苦，為了斷除這種痛苦，因此而建立了「性空」，斷除這種自性而說到「自性涅槃」。總而言之，我們所有的這些不想要的痛苦都是由於顛倒執著而產生，為了斷除顛倒的執著，我們必須要生起對治力來破除顛倒執著，這一種對治力必須透過實際真理的認識，才有辦法對治，否則的話，煩惱是沒有辦法斷除的。為了要斷除煩惱，為了斷除顛倒的執著，認識真理非常的重要，因此，認識空性就非常的重要。（待續）

西元二〇〇一年四月三日於台灣林口體育館開示

本文由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提供，特此致謝

敬悼 日慧長老圓寂特輯

一位深解經論、學德兼備，卻隱居在浮華虛名之外，默默耕耘於甚深教法的智慧老僧——日慧長老，領著一群盡享其法筵款待的徒子，不經意地在季法之世，奏出響遏行雲的般若法音。

二〇〇八年七月六日，老人示寂遠去，二眾弟子強抑悲慟之餘，以樸實至真的緬懷篇章，鋪陳老人半生於道於法的分分貢獻，以及幸蒙改造的人生印記。本刊不忍遺珠之憾，誠闢特輯衷心敬悼，祈願長老早日乘願再來，以文殊智行利樂群生。

日霽永彰　慧德長存
——敬悼日慧長老

● 莊南田（慧炬機構董事長）

■ 長老七十一歲時法相

日前，驚聞與慧炬淵源匪淺，深受同仁敬愛的日慧長老，已安詳捨壽，大體並捐贈醫學研究，同仁莫不靜默哀悼，欷歔無言！

長老是位深解經論、學德兼備的長者，默默深耕教法於林木蔥蘢山間，隱居於浮華虛名之外，除引領「觀自在蘭若」僧俗二眾學法參禪，並曾受邀於各佛學院所講經授課，其獨具慧眼，費心歸整的精湛法義，已為許多佛子學人留下穩定的修學基礎與次第梯階。晚年，更將半生優遊法海的心得，化成一部部的著作，交由慧炬出版，計有《佛法的基本知識》、《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華嚴法海微波》、《伏心寮聞思集》、《禪七講話》等書，皆是長老畢生研經的重要思想及釋義。

日慧長老對後生晚輩的身行言教，總不時流露著慈悲與智慧。記得老人家為出版《張澄基先生佛學翻譯與論著全集》，曾數度蒞臨慧炬，即使是與晚輩交談，其態度依然謙沖和藹，予人以「雖三冬猶暖」的感受。慧炬同仁憶起初接該全集套書的編輯任務時，因經驗

不足，每每苦於不知從何著手，故多次請教長老，老人家對同仁的再三提問，總是慈悲、耐心地一步步細細教導、解說，從版面的編排，標題及內文字型、粗細大小的抉擇及呈現方式，莫不具備專業編者之眼光，而言談間對前人及佛法的敬重，更令人感佩讚歎。

長老處事嚴謹，為法忘軀的長者風範亦令人印象深刻。是日，同仁因《張澄基先生佛學翻譯與論著全集》初稿校訂，決定專程攜稿南下，當面請示長老，卻因誤搭普通電車，抵赴蘭若時，已是正午時分，而八十餘歲，身體微恙，等候多時且尚未用餐的長老，不僅絲毫未顯惱意，還對同仁專程送稿一事，表達其深切的關懷之意。蘭若的生活極為簡樸，法師們用自家種的菜，烹調出一桌甘味，以最大的熱情招呼來自慧炬的二位後生晚輩。用餐時，長老捧碗端坐，行儀溫雅，雖靜默未語，卻散發著長者慈愛氣質，讓同仁倍感自在。餐後，雖經侍者多次提醒，老人家仍未做片刻休息，即與同仁展開文稿的各項校閱溝通，其間並不時給予同仁讚歎與鼓勵，對未明待決之處，則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建議。

長老常年為腸疾所苦，卻絲毫不影響其深探藏海，以古聖為友的樂法情懷，法喜之情常溢言表，亦常勉勵弟子「雖不能於坐上得定，至少要讓心常流轉於法上」、「離是非二邊，不著名字相，說易行不易，時習自芬芳。般若波羅蜜，從心因緣生，先當修一念，水到渠自成。」據悉，老人捨報前猶貼心地交代弟子，務必致電關懷負責全集出版的編務同仁，咐囑莫為其離去而全集未竟感到歉意，往後作業，依前所示，正常進行即可。長者悲心，聞者莫不百感交集。老人如今已往，南田謹此敬陳所感，以表對長老的緬懷和感恩，衷心祈請長老早日乘願再來，以文殊智行顯揚聖教、利樂群生。

追隨文殊智行的智慧老人——日慧老和尚

● 觀自在蘭若全體弟子

■ 老和尚法相

一生縮影，僧伽風範

恩師日慧老和尚，俗名佘化龍，民國十五年五月九日生於湖北省陽新縣，父親佘清芳是位讀書人，曾任公職於地方政府，後改行從商；母親楊氏，生性勤奮儉潔，身體羸弱，在老和尚十九歲時不幸病逝。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易手時，父親不幸罹難，佘家家毀人散，老和尚未及完成私立武昌中華大學中文系學業，就一路孤身逃難到香港，淪為大禹山（現名大嶼山）「調景嶺」的難民。之後響應胡璉將軍號召而請纓報國，後隨部隊移防來台，先後膺任陸軍官校政工、空軍總部參謀官與空軍至公中學文史教員等職務。服職期間，盡忠職守，發揮卓越的幹才，屢建功績，備受賞識，數度榮獲拔擢，並獲頒國家忠勤勳章一座、乙二楷模獎章一座、甲二懋績獎章一座等殊榮，功勳卓著。

民國五十二年，為了潛心修學佛法，決然向上提出退伍申請，卻因長官惜才而不能如願，僅獲准暫卸軍職，轉調空軍至公

中學擔任教師。就在這段任教期間，除了課餘鑽研佛法外，每逢寒、暑假必走訪獅頭山．元光寺掛單閱讀佛典，也時常前往慧日講堂聆聽印順老法師說法，故而有緣於民國五十二年九月皈依於印公座下。直至民國五十六年，時年四十一，終於獲准退役，結束長達十數年的軍旅生涯。翌年，在獅頭山．元光寺本明老和尚座下剃染緇衣，並於隔年在基隆．海會寺受具足戒。

受戒期間，於戒場中結識張澄基教授的母親。張老太太早年皈依貢噶仁波切，當時老和尚正苦於修行上欠缺師承，幸獲得知西藏密教修行次第法脈依然持續相承，故特請老太太引見張澄基教授，並由此殊勝因緣承接了白教（噶舉派），授阿闍黎灌頂。隨後，並於彰化．澄園閉關三年，專修四加行及大手印之密法。出關後，掛單於中壢．圓光寺，當時中央大學佛學社的成員因而幸得親近，並共結師徒之緣，時至今日，猶追隨不捨。後

■ 民國五十八年受三壇大戒時攝於戒場

來，老和尚的上人本明老和尚，接受信徒禮請晉任中壢平鎮鄉．山仔頂．湧光寺住持後，隨即授意他擔任書記，老和尚自是銜命遷單轉往該寺。

民國六十七年，老和尚有感於顯教的修持法門師承已佚，乏人正授，遂欲將藏密的修行次第發揚光大，因而在信眾禮請與糧食局張正體居士慨然捐地的因緣下，來到苗栗縣頭屋鄉飛鳳村的村尾，在蒼翠幽雅、清新宜人的山間興建了一座純樸的清修

■ 五十歲時與其上人本明老和尚攝於中壢圓光寺大殿門前

出大手印與參禪無異，且參禪比大手印更有下手處，自此遂將修行法門改為參禪——參無字話頭，並於每年新正（春節）期間，舉辦禪七。老人除自任主七和尚外，還隨堂講解參禪法要。

道場——觀自在蘭若。老和尚建此道場的目的是為修行，故立名「蘭若」，蓋梵語「阿蘭若」意謂遠離處或寂靜處，老和尚即取其「外離熙攘喧鬧，內離煩惱動亂」之義以自勉勉他。孰料道場興建完成，正欲展開密法修行心要的弘傳，以匡正富密窮禪的偏頗觀念時，尚未堅固的法幢，却遭到時風嚴厲的考驗。因為台灣密教突然盛行，喇嘛紛紛來台傳法灌頂，信眾趨之若鶩，一味地只求灌頂不知求法。勢之所趨，老和尚自知時不我予。復又體悟這樣直至民國九十五年才因年邁體衰而停辦，改為常住內眾兩週的禪修。除此之外，平常週日固定舉辦一日禪修，作為內、外二眾共修功課的常軌。

在引領僧、俗二眾學法、參禪的僧團歲月中，早先老和尚本想閉關，專意修行，奈何事與願違，病障重重，時修時輟，不得已改而為弟子們開堂講課，同時在此前後期間，還應聘於下列各佛學院教學或演說：

一、民國六十八年受聘為香港私立能仁書院大專部哲學系講師。

二、民國七十二年應如悟法師聘請，於圓光佛學院高級部講授「華嚴思想」。

三、民國七十四年應星雲法師之邀，聘為中國佛教研究所男眾部教師，講授「華嚴思想史」。

四、民國七十六年至八十三年受聘於新竹．福嚴佛學院高級部，開講「中觀宗義」。

五、民國七十七年蘇南喇嘛於大崗山超峰寺辦青年佛學夏令營，應邀講述「中觀二諦論」。

六、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一年傳授香光寺尼眾「聖觀音瑜伽儀軌」，八十一年並受聘為香光尼眾佛學院教師，講釋岡波巴大師的《大乘菩薩菩提道次第廣論》。

七、民國九十一年應邀參訪廈門．閩南佛學院，並為全院師生六百餘人講演禪法。

晚年，他將半生遨遊法海，已臻圓熟的佛學思想化為著作，交由慧炬出版社出版成書，計有六書。其中部頭大的有三套：《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華嚴法海微波》、《伏心寮聞思集》，每一部都分上、下兩冊，是老人佛學思想的精髓所在。《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將全體佛法以無我見為核心，料理出一完整體系，並循見、道、果，將佛教「三乘四部宗」（二乘的毘婆沙部與經量部，大乘的唯識宗與中觀宗）的宗義，簡明精要的引介給讀者。老和尚感於目前佛教界治理宗義學之風尚待提倡；而宗義學，又是有系統的治理佛學的最佳門徑，故特取藏傳佛教宗義學鮮明的體系架構，加上漢傳豐富的譯典學理，精心完成這一部佛教核心思想與宗派宗義的代表作，期能對漢地學佛人治理佛法有所助益。《華嚴法海微波》是老人畢其一生深研《華嚴經》菩薩道思想的獨特領悟精華，迥異於中國佛教台、賢二家傳統對《華嚴》菩薩道次第五十二階位的楷定之說。《伏心寮聞思集》是三部中最晚出的一部，彙集老人終日於蘭若「伏心

■ 老和尚一生的著作，其中《金剛般若箋註》尚未出版

寮」研讀佛法，抉擇法義，摘錄精華的心得篇章。老和尚的思想見地依止中觀見，故而書中以對中觀系思想的真知灼見為最，所餘是對大、小乘諸論典的疑、難處提出辨正或探討的專論，每一篇專論，都是他深研佛法的一分貢獻，應有助於學佛人對重要佛典的深入研究。

另三冊是單行本——《佛法的基本知識》、《禪七講話》、《般若心經略說與金剛般若箋註合刊》。《佛法的基本知識》是從佛陀教法的正知正見出發，討論解脫一切束縛的基本知識，幫助後學瞭解誰被束縛？何物束縛？用什麼方法來對治這些束縛。全書自成一套不可分割的基礎解脫知見；也是趣入《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的前導。《禪七講話》專教話頭禪，除介紹參話頭的方法外，也引用若干易解的公案說明一些祖師教參禪的作略及道次第的解釋，不談奇特事，沒有玄妙論，讓一般人難以掌握的禪法變得容易下手。對有

心參禪的人士，應有幫助。《金剛般若箋註》是老和尚最後的遺著，謹遵般若清淨慧一道究竟成佛的原則，將經中離言絕思的核心教法輕易挑出；一語道明，經文中屢見世尊那種「說是、即非、是名」的語法，乃開示緣起諸法與假名不一不異的般若精髓，力破依名言所起的實執。最後指出《金剛經》乃一路與布施校德來突顯金剛般若不可思議的殊勝功德，顯示奉持該經雙攝福、慧的深意。本書擬與較早的《般若心經略說》合刊為一書，目前尚未出版。另有《金剛經》自誦校點本，是老和尚親自標讀，易於解經與讀誦。

老人晚年體衰多病，經年為腸疾所苦，尤其晚近諸年，更是腸熱難耐，然而，為法為教，仍戮力治學、講課、指導修行不厭不倦，及至今年五月四日，尚且為大眾圓滿講畢《金剛經》。自此健康每況愈下，終致因感冒併發急性肺炎，於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六日（農曆六月四日），病故於台大醫院。世壽八十有三，僧臘四十一秋，戒臘四十夏。臨終時，僧、俗弟子多人隨侍在側，含悲負痛默念「南無文殊師利菩薩」，祝禱老人往生文殊淨土。老和尚生前親口告知醫師：他不接受急救，願將遺體捐作醫學解剖研究之用，讓此臭皮囊發揮有益眾生的最後利用，成為教內大德示寂的超然典範。直至臨命終時，他仍意念清楚，心不顛倒，毫無畏懼地面對自己的無常，從容不迫地含笑追隨文殊智行而去，何等灑脫！令周遭弟子們與醫護人員心中感動莫名。

老和尚畢生生活清淡簡樸，不慕名利，更不求聞達，行事向來低調，於遺囑中特別囑咐不辦追悼會，不發訃文，一切從簡。弟子們不敢違逆師命，有感於《金剛經》之甚深見與《華嚴經》的廣大行最能彰顯老和尚一生之行解，故謹以為期二十日的時間，虔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方廣佛華嚴經》以及其間講解《華嚴經》各品大意的

紀念共修活動功德，迴向恩師與法界眾生共成佛菩提，冀望能報師恩於萬一。

天資出眾，治學謹嚴

老和尚出身書香世家，是家中的獨子。自幼天資出眾，出生前家人即見瑞相異常。那年，端午過後仍大雨不歇，屋前的溪水連日來一直渾濁湍急，不料就在他即將出生之前，溪中流水突然變得平緩清澈，此時適巧有一道人路過，見此異相，於是上前詢問：「眼前這戶人家，是否有婦人即將臨盆？」道人在得知事實後便說：「這孩子出生若能養活，必具異稟，聰明過人，將來必能成就一番事業，否則恐怕早夭。」果然老和尚自幼資賦不凡，三歲能背齊家族族譜與多首唐詩，私塾中練就書法即自成一格，年紀雖小，卻能在每年春節為家人作對子、寫門聯。可惜，三歲時一場難纏的痢疾，把原本健康渾圓的體型，變得單薄，自此之後，仙風道骨終其一生。

一路跳級的求學歷程，也顯見他卓越的稟賦。於私塾後，小學只讀滿四年即考入縣城初級中學，兩年後又以同等學歷跳級考進武昌市的高級中學。在升高三前夕，因染患瘧疾（俗稱打擺子）而休學一年。復學時，眼見同班同學們都將進入大學，於是再以同等學歷報考私立武昌中華大學，榮登榜首，錄取進入該校中文系（中華大學中文系在當年大陸南方頗負盛名），成為班上五大才子之一。

老和尚雖自幼聰穎，然而其尊親與師長嚴格的教育，是成就他一生不驕矜，踏實認真的主因。例如：從他上學開始，每年除夕當日，父親必自他當年所讀的全部書籍中，任意抽取其中片段要他背誦，若誦得出，才准吃年夜飯。也因有此嚴父的督促，直到晚年，諸多詩詞歌賦、精彩篇章還能隨時朗朗上口，問其典故出處，從不曾難倒他；這等深厚的國學素養，更為他日後優遊法海添上一臂之力。有一回，

學校老師要求眾人寫一篇不得超出六百字的文章。老和尚文思泉湧，字字珠璣，洋洋灑灑的寫上一大篇，不料被老師當面退回，要求重寫，並訓斥他：寫得再好，也只准在六百字內。老和尚從此更懂得什麼是內斂、踏實、認真的學習態度。

嚴格的家教與學校的薰陶，養成他治學認真與謹嚴負責的作風。所以，學佛後，遍覽佛典，他經常研讀的《大正藏》，就有十幾冊被翻閱到封面書皮與內頁脫離。由於內文有諸多重點的圈點標示，不便再另購新冊，只好委請原出版社（新文豐），設法請人修補裝訂。裝訂廠老闆驚嘆：「現在還有人能把藏經翻爛的！」感動之餘，悉數免費服務。又，謹嚴負責的治學態度，令他老人家盡其一生，不論講課或著作，從不避諱自己的錯誤，只要發現，必然公開訂正，惟恐遺誤他人。有兩回，甚至還自掏腰包，悉數買回出版社中內容有不妥的餘書自行銷毀，並重出修訂版。這樣負責的治學態度，當今世人恐怕少有。

淡泊名利，風骨超然

在大禹山．調景嶺的難民營中，他身無分文，生活十分困頓。當時同營中有人勸老和尚把大學裏所學的紮實《易經》學識，用來擺攤卜卦為人算命，以自餬口。但老和尚以為，易學主要在教導為人處世之道，讓人認識不論處在任何環境，都能自知吉凶悔吝，懂得持盈保泰，對人生雖是實用，但並非只用於卜筮一途。因此，寧可撿食鋪滿綠頭蒼蠅的麵包屑（麵包店製做三明治時切下的土司邊屑，丟棄於外，任人撿拾），或拾起香煙蒂去賣（有人搜購香煙蒂中的煙草），也不肯屈辱古聖之學，謹守讀書人守貧不屈的風骨。從這些行徑，即可明白何以老人一生剛正不阿的操守，從不逾矩隨俗，趨炎附勢的原因。出家後更是精勤辦道，行儀超然，於出世

間道上默默耕耘，隨緣盡分地度化有心人。

見在中觀，行於禪道

老和尚是教、證並重的力行者。如前所述，他的見地依止中觀見，一生精研龍樹菩薩乃至月稱論師等中觀祖派系統的思想，對於中道思想的空性見有極透澈的認知與體會，這些智慧精髓都匯聚於他的佛學論述當中。

行依禪道。他常說：「禪宗是般若波羅蜜的行門。」又因為受佛陀教周利槃陀念「掃箒」的啟示，很欣賞話頭禪。而參禪行門，老和尚私淑宋朝．徑山大慧宗杲的禪法，故提倡禪師教導的「無字話頭」。他總是強調：禪宗的不立文字和《般若經》的盪滌名相執著，初無二致；禪宗的離心、意、識參和《般若經》不許用分別心修也完全相同。由此，他平素常鼓勵從學者多閱讀《大慧宗杲語錄》，尤其是禪師與問法居士來往的書簡，平實易行，實為初參乃至老參的指南針。

沉浸法海，為法忘軀

老和尚的晚年，病苦纏身，若非寄情於佛法，實是度日如年。平常除吃飯、睡覺以外，終日埋首於伏心寮（老人的書房）的書案前，思惟佛法，與古聖大德論理往來，料理困難、不易明白的佛法，並將所得行諸於文，著作成冊。當僧、俗弟子們前來問法時，最是他精神抖擻的一刻，經常開懷暢談，為人解惑，忘時忘軀。更經常把腦中隨時縈繞的佛法，向身旁的弟子流露，法喜之情溢於言表。有時看他病得奄奄一息，但只要向他提出問題，馬上雙眼明亮，振作精神，發出費力沙啞的嗓音，為你逐一釋疑。顯見他的生命，分分秒秒都是活在為求佛法與利益眾生當中。

五月初，浴佛節前才講完《金剛經》，儘管健康惡化，體重下滑至三十四公斤，以致步履蹣跚，要人扶持，五月中又寫成

一篇「入中論疑文條辯」，好像有預感似的，一寫完隨即為內眾解說，絲毫不受病弱身軀的束縛。六月初舊疾趨重，兩度住進台大醫院。初回一週的治療，腸胃和胃口都見好轉。可惜！住院期間，不慎因為醫院冷氣而著涼感染。初時並不嚴重，也未加注意，即辦理出院。回蘭若後，咳嗽加劇，甚至發高燒至三十九度多，不得已，再度北上住院。儘管如此，老人的心仍繫於法上，離上次出院只有五天的時間，又寫成了一篇「入中論四諦義辯」，初稿已成，尚待定稿。豈料此去，病情迅速惡化，於七月五日凌晨二時，院方發出病危通知，至七月六日早上九點四十五分，安詳捨壽於台大醫院，徒留未完稿於手提包內。

收拾悲痛，承擔未來

老人一生重智慧，發願追隨文殊智行，求生文殊淨土；然而在弟子們的心目中，他就像文殊菩薩一樣，用他的生命與智慧照亮大家。

七月六日下午二時許，台大醫學院派員來將遺體迎走。弟子眾們齊聲同念「南無文殊師利菩薩」，恭送老人，亦步亦趨緊隨至大門口，眼見運載遺體的車門闔上、駛離，眾人強忍的淚水，奪眶而出。

傍晚六時，驅車返抵蘭若，原本不穩定的天候，就在大家踏進山門的一刻，下起滂沱大雨，前所未見的，雷電竟交加於蘭若上空，響亮駭人，久久不歇。大概是天地護法欲與我等同聲哀泣吧！

恩師的離去，有如慧日頓闇，但弟子眾等，豈敢忘懷老人一生的諄諄教誨！收拾悲痛，承擔未來！而今而後，除遵循其教導，繼續於教理與話頭埋首用功而外，更應結集眾弟子們，齊力將恩師的智慧與風範廣布於世，盼能利樂於有緣人，以聊報師恩。

觀自在蘭若全體弟子 謹誌

回首隨師三十年

● 釋慧寂

隨師學佛之緣起

民國六十七年於中壢山子頂湧光寺常住時，即認識恩師日慧老和尚，當時初出家，就讀於佛學院，尚未依止老和尚。每當放寒、暑假返寺時，常目睹老和尚教導弟子修學佛法之情景。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恩師不但認真教授弟子佛法的基本知識，且亦不偏廢修行。在教理方面，先作講解後，恐弟子一知半解，命弟子再複講一遍，以檢覈其是否聽懂，直至弟子完全明白為止，方纔進入次一段的教授。在修持方面，命弟子每天至少要坐三座，不可打馬虎眼應付了事，必須作心得報告，稍有懈怠，即厲聲告誡，望弟子於解行能齊頭並進，不至偏廢。由觀此情此景，了然於心，暗自思惟：此法師真不愧為人師表也！仰慕之心，油然生起，冀望有緣隨師學佛。

因此，甫自佛學院畢業，經由其大弟子之邀相助興建道場，見機不可失，當下應諾。師父見我決心追隨，便賜予法號「慧寂」，至此結下了師徒之緣，直至恩師圓寂，共計三十秋，皆住於蘭若，跟隨他老人家修學佛法。

開啟修行之路

啟建蘭若初時，篳路藍縷，寺務紛沓，百端待舉，備極辛勤，師仍念念不忘教導弟子修持，就在此時開啟了弟子慧寂修行之路。

本來慧寂天性稟賦，就不擅

長於弘法教化之事，初出家時即嚮往修行做個隱士。師有觀人之明智，見時年二十四的慧寂，身體強健，年輕可塑，具修行條件，遂不作二想，教以各種修行法門。因此，當恩師首次傳授「聖觀音瑜伽儀軌」時，弟子如獲甘霖，修持經三日，在第三日晚上修法後，即就寢，睡夢中，清楚見傳承上師為我灌頂加持。次日醒來，心還沐浴在喜樂之中，而且極為平靜，道心油然生起，自忖：今生依此法門修習，必能通往解脫之門，即使不能成就，至少修行有條門路可行，不至盲修瞎練，無所適從，亦是將來臨命終時之所歸處。思及此，心落實下來，一心一意致力於修持上，如是精進用功三年，頗有心得，師亦盡其所學，傾筐倒篋而授之，並以「若能精進不懈，十年用功有成」勉之。奈因弟子業障深重，修行道上障礙重重，以致修持斷斷續續，歲去歲來，歷經數十寒暑，今已屆知天命之年，仍未成就，聊以告慰的，惟修行已奠定基礎。

以先師勸勉之語來鞭策

今先師已離開此苦世間，去文殊淨土，學文殊智。對他而言是解脫，對弟子們來說，則頓失依怙，想到以後再也聽聞不到恩師的教誨，再也無師可解惑釋疑時，悲從中來，哀哀之情，難以抑制。然而在悲慟之後，應當振奮起精神來繼續未完成的本分事，才不致讓恩師生前囑咐弟子辛勤耕耘的這片心地荒蕪。誠如上人嘗勉勵弟子的話：「脩行人貴在立志，志既定矣，雖刀山火海，不辭也！」以此，時時作為鞭策。

度人出家量力而為之，以示負責

老和尚不僅為人有原則且做事負責，有一事值得一提：當年先師創建「觀自在蘭若」，即本著靜修之用，因而規模不大，係一小築。建於山區，不立指標，更不做任何消災、祈福法會。以是故，不敢妄言要度多少人出家，僅以十人為限（在家不受限，廣結善緣）。

■ 觀自在蘭若

此外，先師制定蘭若人須具二種條件：一方面內修佛道以自律，另一方面研習佛法及宣揚佛法以利他。然而能兼具上述要件之人，在當今之世，除先師之外，真可說此才難求，是以始終未能滿其願，遂降為僅具其一即可。

有人存疑，法師度人出家畫地自限，豈不有違菩提願？

非也。老和尚認為：「尚不能自度，況復能度一切眾生。」《十住毘婆沙論》亦云：「若人自度畏，能度歸依者，自未度疑悔，何能度所歸。若人自不善，不能令人善；若不自寂滅，安能令人寂。」基此聖教，皆說先能自利，而後才能利他。先師不敢掉以輕心，而輕言廣度眾生之豪語，何況為揚名而廣剃度僧眾，亦非其本意，僅以隨緣教化，量力而為，以示負責。是故，考量財力及體力所及，才作此限。然其菩提願，並未因此限而有消長。試看，他在病危時，仍不忘告訴醫師，要將其有用之身軀捐出，供作醫學解剖研究之用，並不執著此身須安厝塔廟，奉為開山始祖，供後世膜拜。其精神如斯，舉其一隅以隅反。

治學謹嚴儘量不說相似法

其次，住阿蘭若之人，本具修行之功夫，而安於道上以自利；因菩提願之故，研習佛法及宣揚佛法以利他，則不可或缺。因此，上人除了教人修行外，還兼顧教授教理。為弟子們講解佛法，儘量不說相似法，遇有說錯，或著述引誤，立即修正，就舉已出版的《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來說，單就此書，一修再修，修訂有三次之多。又，其所說之教理，與修行必相輔相成，絕非兩條背道而馳之路，是見、行合一，亦是教、證一體。此乃其治學謹嚴，教授負責之處。如是種種由其放於案頭墊下的一紙聲明，即可知之。師說：「我要特別聲明的一點，讀古典如非旁證確鑿，不可自是其是，若發現自見有誤，應立即改正，纔是凡夫治學之道，否則，獲罪無可禱也。」

修行法門的轉變

提及治學那面，亦須說說修行這面。在蘭若第二期工程以前，一律傳授「聖觀音瑜伽法」和大禮拜，四加行之二加行，餘二加行視人而教，並無普傳。而後上人洞察時勢所趨，密教之修行已不合適於現今的大環境，一者，現代人忙於生計，無多餘的時間於坐上修法；再者，一加行都非常費時費力才能修習圓滿，何況四加行？在種種考量之下，於第三期工程後，隨即改為參禪——參話頭禪。參禪只是初時須坐上用功，話頭一旦參上路，不論行住坐臥皆能時時提撕舉覺，比較不受時間、空間限制，此點是其方便處。

老和尚之所以要將密法改為參禪，乃因他自修多年體悟密宗的大手印與禪宗的禪無異，其相同處如《大手印願文》說：「**離意者即是大手印**」；禪也是離心意識參。《大手印願文》又說：「**觀察於境見心不見境，觀察於心心無體性空，觀察二者二執自解脫，願證光明心體之實相。**」大手印是以通達諸法實相的俱生慧（般若）本性為見，是知一切法為智慧光明本性

所顯。大慧宗杲謂：「禪乃般若波羅蜜之異名」，參禪一路依般若波羅蜜上去，般若即無分別慧。如是比較，理趣顯然一致，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大手印是住於無緣明空解脫中，心的明分要強而有力，才能起觀照，否則易失念而不自知；心沉浸於止靜，誤以為心靜即是明空解脫，套句禪宗的話：「如湖口結冰，成為死水。」這是修行者所忌，不分顯、密皆同。一旦心沉入，久之，心的明利分生不起來，明利分不起，如何破煩惱，斷執著桎梏？相對的，禪宗的禪，雖然同樣要用慧觀起不二慧，但是禪有下手處，念失易察覺，用話頭起疑情作凝聚力，使之安住於所緣境中，以疑情能鍛鍊念力，是礪石，無義話頭能迫使離戲論，是刀，用疑情的礪石，磨話頭刀刃，破戲論網。（禪、密之較德，上人著《禪七講話》詳述，不妨披閱。筆者按）

老和尚有鑑於此，了知禪、密之優、缺、利、弊後，對禪的善巧方便讚歎有加，而且對初業行者入門有道，用話頭來檢視自心的正念，一旦心的正念離開正道，立刻用話頭引導回來，所以話頭猶如心的手杖，也如心的軌道，更是心的導行。至於禪宗的機鋒轉語，原是悟者的本地風光的顯露，非局外人所知，到後來成了禪和子徒逞口舌之能，而無實德，故呵之為口頭禪，是其弊端。密宗大手印雖有整套口訣心要，然修時費心費力，不易得入處，且障礙重重，是其難處。二者相較，禪宗利多弊少，亦少障礙。因此，老和尚毅然決然改變修行方針，改以禪宗話頭教之，直至圓寂未曾改變，成為蘭若主要的修持法門之一。個人因早年曾受恩師嚴格訓練之故，有了修行基礎，一法通萬法皆通，法法殊途同歸，儘管修行方法改變，仍不受影響，只是不熟練而已，幾經禪修後，即能上路。此時方能體會恩師的用心良苦，為使從學者修行得益，又易於入門，費盡心思，苦口婆心，不厭其煩，一教再教，總希望在他的教導下，都能用功上路，所以，每次舉辦禪七，必都安排各別小參，由老和尚親臨指導解答。

■ 老和尚墨寶

愧對恩師

韶光易逝，歲月如流，不知不覺中，依止先師已近三十年光景，這三十年間，由一個視力一點二，在昏暗的光線下能見蠅頭小字的沙彌尼，到如今看書時鼻梁上須架起老花眼鏡的比丘尼。此悠悠歲月，與師朝暮相處，點滴在心頭，攏攏總總，實非此文足以道盡。慚愧的是，隨師學佛三十年來，雖住於寶山中，卻未得其寶，悔之已晚，今恩師已離去，徒呼負負！

幸蒙恩師在遲暮之年，竭盡其力，日日於法海中，將其已臻成熟的中觀般若思想智慧結晶，著書立說，留作引導我們通往解脫道的一盞明燈。

迴向師恩

師父啊！師父！承蒙您諄諄教誨，耳提面命，傳授了許多佛法知識及修行法門，讓我在修行路上能披荊斬棘，開出一條邁向解脫之道，您的再造之恩，生我慧命，此恩此德，實難以言語表達於萬一，僅借先師歌頌他人的一偈，致上我深深的敬意：

生我生身乃父母，
生我法身惟吾師，
生身流轉於五道，
法身能出我生死。

愚徒慧寂敬書於淨戒寮
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偉哉！師父！

● 釋禪鼎

六月底，師父（日慧老和尚）因感冒發燒不退而住院，我本不以為意，心想他過幾天就會平安歸來。不料，七月六日病逝於台大醫院，令人有如晴天霹靂般驚慌失措，在難忍的哀傷中，又聽慧寂師兄說：慧炬雜誌社欲為師父出專題報導，希望我能寫一篇紀念文稿。師父之國學及佛學造詣十分深厚，非我這等筆拙質鈍之人所能表達於萬一，然不得已，只得藉此聊表對浩蕩師恩的感懷，僅就所聞所學舉其一二，望讀者福至心靈能得以窺其全貌。

辭章之學功力深厚

上人自小出身書香世家，讀《四書》、《五經》，深受古籍熏陶，氣質非凡，著書立說用辭典雅，僅《伏心寮聞思集》其中一篇〈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僧叡序校註〉即可知悉師父辭章之學功力深厚。全篇共有一百十一處註釋，原文中每一典故或艱深難解處，皆註明出處或疏通文意；其次賞析部分，將全文分為八段，每段段旨亦十分清晰，使人更能掌握全文脈絡；原文屬駢體文，句皆駢偶，文辭華麗，由於文章簡約，辭意深微，令人難以窺睹堂奧，故師父再用語體敘述，令人讀之淺顯易懂，進而了知全篇之旨趣。

綜觀〈釋論．僧叡序校註〉一文，雖採意譯，然文意通順、流暢，在譯事上可說具

■ 今年四月時於伏心寮翻閱《聞思集》

備信、雅、達，讀來猶如閱讀《古文觀止》那般深入淺出。該文乃敘述當初僧叡參與鳩摩羅什翻譯《摩訶般若經》及《釋論》之事，除具有文學可讀性外，亦能引發讀者對《大智度論》產生探討之興趣。

又，在全文之後，師父唯恐讀者不知全文精妙處，仍援引原文精要處一段作感言囑咐，原文如下：

「其為論也，初辭擬之，必標眾異以盡美；卒成之終，則舉無執以盡善。釋所不盡，則立論以明之；論其未辯，則折中以定之。」

師父經常說「標眾異以盡美」，「舉無執以盡善」這兩句是掌握《釋論》宗要之樞紐，並在文中也詳論二者之別。前者「標眾異以盡美」是

指《釋論．初品》前三十四卷所說三乘聖者的根、道、果教法，當時由於部派論議紛諍，且大乘未興，龍樹菩薩乃以諸法無自性義，闡釋「緣起即空，空即緣起」之理，貫通了聲聞法與大乘法的差異，遂隨順博採《阿毘達磨》諸論師之說，其中凡合理者存之，不合理者則立論辨之。

至於後者「舉無執以盡善」者，乃指佛說《般若經》的本懷，為了開顯第一義悉檀，故《釋論》最後都為了離去一切見一切執，導入般若波羅蜜的「無執正道」，因而師父說：「龍樹宗旨，亦盡在『無執以盡善』一語之意涵之中。」又讚歎僧叡說：「此雖寥寥數語，卻畫龍點睛般指出《釋論》宗要和論議規矩。」

自忖：何以師父在經論上體會這麼深呢？世尊及龍樹等諸大論師思想的精妙奧祕之處，老人家往往都能深刻領悟，於心靈上獲得與古聖相交之樂。或許就如師父所說，古人閱讀文章，頗重視文字讀誦的抑揚頓挫，作者的理路思緒，種種情感全蘊藏於音節變化，遣詞用句中，這種細膩之處，從誦讀中，便能得其意境。如今想起師父曾說，包括他的著作《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都以家鄉音口誦，或許這也是真正的原因之一吧！

又，回想當初讀到此文時，自己幼稚的心裏，除了十分欽佩師父解讀古文的能力，也被他深深掌握般若心要之聰慧所感動，心想：若是把這篇文章投稿到編輯〈新修古文觀止〉的單位，幸而添入其新編之中，或是入選為高中國文教材，將來若有引起回響之日，或許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因而漸漸為社會大眾所重視也不無可能。如今想來，其實不論是否有那麼一天，師父！您已成為千百年來《大智度論序文》唯一的註釋者。偉哉！師父！

重視中觀見之修學

《伏心寮聞思集》裏有一篇〈中論之鑰〉，從中可以窺得師父在見與行之掌握。有一回，請問師父如何研讀《中論》，師父拿下眼鏡，微笑地說：「要先讀過《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的中觀宗之後，再讀〈中論之鑰〉，才能看懂《中論》所說之意。」事後，私下讀了〈中論之鑰〉，自以為已經了解，不料有一天，與慧澄師兄正在安忍寮前閒談，師父從樓上緩步走下來，面帶笑容，很慈祥卻也很突然地問我：「禪鼎！中觀宗一直在破別人，別人也可以這麼問：『你中觀只破別人的宗，那麼，你自宗之宗破不破呢？』如果是這樣，你怎麼回答呢？」我當下愣住，啞口無言。

師父說：「去把《大智度論》拿來，我教你看。」當下，我快速地把此論從書架上拿下來，回到師父身旁。師父打開書中某頁說：「你看這裏！」我仔細一瞧，就是《釋論．卷第一緣起論》長爪梵志的故事。心想這故事我也熟悉呀！但為何看不出來呢？

長爪梵志因外甥舍利弗隨佛出家，心中不滿，找佛辯論，他對佛說：「瞿曇！我一切法不受。」

佛慈祥的問：「你一切法不受，那麼『一切法不受』這個見受不受呢？」

這時長爪梵志如好馬見到鞭影，馬上覺悟正道。他放下貢高我慢心，慚愧地低頭沉思，我墮入二難——回答受或不受都不對，我完全輸了！若是回答受，當場大家都知道我錯，既然「受」，何以要說「我一切法不受」；若回答不受，或許還不易為眾人察知我的負處，所以當下長爪梵志就回答佛說：「我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

佛微笑地對長爪梵志說：

「你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受，與眾人無異，那何用貢高而生驕慢心呢？」長爪梵志慚愧得不知如何回答。因此，深深為佛所攝受，就皈依在佛陀座下，旋即證得大力阿羅漢果。

師父講解：中觀不自立宗，唯破他人所立之宗的精神，就在此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的「無所受」上，這是第一義諦。第一義中「語言道斷，心行處滅，遍無所依，不示諸法……」因此，凡有所立便是執。這樣，中觀宗自然無宗可立；既不立宗，有何可諍？中觀宗只須就他宗的所立，點出其錯即可，而他宗對中觀宗則束手無策。

偉哉！師父！中觀宗不自立宗的中道無遮旨趣，甚深難解，您藉由一則故事，就能如此輕易又生動地為人點明，讓我終身難忘。這種掌握任何場合隨機教導的慈悲與智慧，真是少人能及啊！

為法忘軀，動人不已

師父原本就為腸疾所苦，體衰氣弱，民國九十四年第二次宣講《佛法基本知識》，由於每回都是用盡心力，體力透支甚巨。記得在課程最後的兩三週中，當他老人家講至修行用功之時，不僅語意真誠悃切，且自然融入其境，聲音越來越響，越說越有力，此情此景讓我深受感動：這樣的說法幾乎是嘔心瀝血，肺腑盡出，聞之動人心弦，久久難以忘懷。然而自此之後，師父體力就日漸衰弱了。

在講《金剛般若箋註》的課堂中，師父也有幾句教誨的話讓人動容，他說：

> 修行就是為了使心猿意馬的心歇下來，身心歇下來就不分別。每天留給自己一點點時間，讓自己在這忙碌的塵緣裏面有一點點休息時間，這樣不好嗎？難道一定要緊

張到最後一口氣嗎？

人在世間，要把名利看淡些，留一點給別人。自己要留下一點什麼呢？留一點修行的清淨之氣還歸於大自然，說還給大自然，不如說是還給自己。我們自己本來就有這份清淨的東西不要，反而往外拼命的追求那些惡濁的東西，值得嗎？

「身心歇下來就不分別」，「留一點修行的清淨之氣還歸於大自然」這些話聽來觸動人心，修行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這不是那麼容易成就的。我以為，老人家的意思是要我們把一句無意義的「無」字話頭，時時能舉得起來，成為清淨無分別慧的一念，慢慢的令心能相續，讓心住於道所緣，不只在坐上，在日用中也盼望我們能加以省察。

正因現代生活忙碌，修行不易，老人家鼓勵我們在日常中能繫念道業，並以偈頌「先當修一念，水到渠自成」勉勵我們慢慢的修，自然水到渠成，它自會成為一股清淨的智慧之法流，雖不是坐上的功夫，卻也是與法相應之流；或者每天抽空誦一部《金剛經》，將這瓣心香供養於大自然，還諸於宇宙。若能令此心於道所緣有力，讓心有所住，方不枉費學佛多年。多年來在師父身旁修學，不論在講堂或餐桌上，這些都是時時勸勉我們的金玉良言。師父喜愛中觀，嚮往第一峰頭的第一義，既有出世的清高，又有與人無爭的淡泊，這正是古時讀書人，亦是一代高僧的典範。偉哉！師父！請問您超然的智慧是如何修學來的呢？

憶師恩，淚如水流

記得今年三月間，師父於講《金剛般若箋註》課後，覺得「無生法忍」之義十分重要，而又未說得詳盡，乃擇日

■ 今年五月四日圓滿講完《金剛經》時之講經神情

又為大家講解《華嚴經．十地品》中「無生法忍」之義，讓我們深深體會您的精神所在與一片用心，在教誨後輩義理時，若稍有疑問或未盡之處，則立即更正，從不馬虎。

如今在紀念法會裏，當讀誦到《華嚴經》中的〈賢首品〉偈說：

一切五欲悉無常，
如水聚沫性虛偽，
諸有如夢如陽燄，
亦如浮雲水中月。……

〈須彌頂上偈讚品〉又說：

一切法無生，一切法無滅，
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
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
……

這些在在都是師父常說的性空、十喻或無生法忍之法義文句，當這些經文躍入眼簾時，便不自覺地憶念師父，感恩師父，眼淚再度奪眶而出，如水流般不能自已。師父！您

是菩薩道的嚮往者，無生法義的追尋者。偉哉！師父！

今年五月您才講完《金剛般若箋註》，經中最後的偈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才講沒多久，您還闡述此偈是全經的精髓，也是精神的所在，更是一條從頭到尾的實踐大道，不是我們簡單說說就算了的。可是，您老人家竟然這麼快就現身說法，讓我們如此深刻的體會……。

師父！您走了，瀟灑地含笑去文殊菩薩淨土了！您以無常法印為我們顯現，以無我法印為我們加持。作為弟子的我們今後從何再請益受教呢？您的一生由儒家「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胸襟，轉入佛門，如此深入法義，為法忘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您老人家啟發我們的法身慧命，如同〈釋論序〉中，僧叡提到印度人稱讚大乘行者馬鳴及龍樹菩薩那般偉大：

智慧的佛日已落，
此人使之再照臨！再光曜！
世間已經昏寢多時，
此人把他們喚醒，
令從夢覺！

如今卻如同智慧的佛日西落，吾等愚昧，不知何時才能夢覺？

您在最近的這幾個月裏，接受了弟子的請法，為我們講授《入中論》，在處理文稿時，即使病魔來侵，您還是念念心繫於法。依稀記得，明明當天就要住院了，您還是在讀稿。如今您匆匆離去，讓我們陷入無比的哀傷……。雖然如此，今後仍得振作精神，牢記您的教誨與志業，努力學習並延續您遺留下來最珍貴的佛法釋意，讓有緣人得以同沾法益。最後，謹祈禱師父您在文殊菩薩淨土早日證得無生法忍，返迴娑婆常轉法輪，於世間常住，於苦惱大海中，觀眾生苦作救度！

不肖徒禪鼎敬書於淨戒寮

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世間難覓此良師

● 釋慧澄

無盡的包容，無倦的教誨

我常自嘆聰明稟賦不足，無力悉數承接日慧老和尚的教法；因此，總希望能有更多、更優秀的人一起學習他一生的智慧結晶。雖然如此，老人却從不嫌棄，自從剃染以來，或主動或被動的時時以法乳餵養。我何等福德啊！得此良師這般培育。

我與上人法緣極深，離開法，其實我非常敬畏他老人家，因為他早年極具威嚴（近年才轉慈藹）。日常中，除非有疑問，否則，很少主動打擾他。

記得民國七十五年秋涼的教師節，初到老人興建的道場——觀自在蘭若半年，他利用假期為內、外弟子講授「四部宗義」。基礎貧乏的我，課堂中有太多的不懂，基於求法心切，只要一有問題，立刻舉手發問，心中了無畏懼，老人也總會停頓下來答覆。不久之後，在一次上課前，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對我說：「你以後不要在課堂上問問題，有問題等下了課再問。因為，你的問題，常常打斷我講課的思緒。」我恍然大悟！確實自己的問題太多，有時候，甚至連一個名相或一個字聽不懂都要發問。自此以後，蘭若的師兄弟們，常常可以見到一個抱著書本和一台小錄音機的身影，往老和尚的書房走。隨後，老人的書房中，便會傳出高高低低的說法聲，時而激昂，時而和緩。這條問法的路，一晃眼便走了二十三年。

就這樣，上人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活字典，任何疑難，

■ 伏心寮所有著作都誕生於此案牘上

只要到他跟前，即可迎刃而解。有時，我往往只看到問題的點，而他卻會引導我從線乃至面上求解。如此傾囊相授，耐心教導，只為成就一個學法求道的年輕人，我何其有幸啊！

對弟子備極愛護且包容弟子的向道心，是師父對我最恰當的寫照。因為，我有抓住問題不放的毛病，問法中，常常疏於體諒老人，累得他經常滿臉通紅地與我論戰，直到完全解答我的疑惑為止。這樣的毛病，二十幾年來我從沒改正過；這樣的愛護，老人也二十幾年如一日沒有變更過。如今回首，感恩的淚水，流不盡……。

修道上，師父教我參禪，我因而認識「話頭禪」。這一念當下的無分別心，雖然成之不易，但方法與方向我已了然。禪門大匠大慧宗杲說：「禪是般若波羅蜜。」而般若波羅蜜是菩薩的菩提道，這一道的清淨慧，能究竟佛菩提。因此，雖未上道，不！應該說：雖離道尚遠，可是道在何處，恩師的手指，已明確地為我指出，我向道的心落實了。只要一步步的往前走，無論今生來世，必有入道的一刻；我深信，我堅持！

開講「宗義」為我啟蒙

民國八十年起，上人將他多年精研佛法已臻成熟的思想，陸續著作成書。我緊隨於後，盡力而學。其實，老人著述的緣起，多數起於對弟子們的教導，或釋疑排難，或指導禪行。最早出版的《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即是應慧寂法師與我兩人請求所開講的宗義課，後來編撰講稿成書。因此這部宗義書，也就成為我學佛的啟蒙書。

我曾先後兩度聆聽老人講解「四部宗義」。初回（民國七十五年秋至七十七年夏），因佛學基礎不足，領悟有限。然而卻在小乘毘婆沙宗（又稱說一切有部）與經部宗的學習中，獲得不少實益。這應是小乘二部宗義大體不離《阿毘達磨》，而大、小乘佛法的基礎、共說也多從《阿毘達磨》展開的緣故。又，循著由淺而深的解空順序，從小乘有部、經部到大乘唯識、中觀，這樣一部部聽下來，發現這些宗派思想，在破執上是一宗比一宗高明，一部比一部精彩，步步引人入勝，於是我像海綿吸水般地照單全收。

第二回（民國八十七年春起至九十三年冬，期間曾停課一年）再聽，不但理解上有了進步，對宗義的學習，有一種從片段豁然而成整體的感覺，清晰地看到二無我的佛法核心與見、道、果的整體體系。這個核心與體系，因應著眾生差異與時代變遷，孕育成「三乘四部宗」的全體佛法，它盡攝了佛陀的三時教法，也突顯了世尊的教、證二軌。對我而言，每一宗派的見地，都像是鏡子一樣，可以察照自心。我不再如第一回那樣，學了後一宗就嫌棄前一宗，相反的，喜歡站在各宗的立場，去體會諸宗師為我等詮釋佛法的用意與苦心，並深深為其感動；也明白了當時印度的大小乘佛法，雖有四大宗派的差別見地，然其能引導我人從凡轉聖、從世俗諦趣入勝義諦，乃至親證自果菩提的事實是一致的（三乘各有其自果菩提，聲聞乘證聲聞菩提，獨覺乘證獨覺果，大乘亦稱佛乘，證大覺——佛果）。

至此，我明白，任何人只要能從這四部宗義中，認清自己的

方向，擇一宗派，一門深入（各宗有其見、道、果，絲毫不容紊亂，故只能擇一而入），腳踏實地循著聞、思、修三慧前進，堅持依見修道，終必能依道證果。所以，四部宗義是一部能讓人鳥瞰佛法全體的綱要書，也是誘導人進入佛教的四大門道。現代人學佛，欲求有效率地掌握佛法正見，早日起步累積智慧資糧，還是要從「宗義」下手。這是不敏的我，這些年來追隨恩師學習「宗義」的心得。

老人為加深我對宗義學的學習，藉由皈依弟子吳文忠居士與台中．慈善寺宏燦法師邀請的雙重因緣，於民國八十八年底，派我代他前往開課；先後共費二百五十多小時，始終其業。經此歷練，我像蛻變一樣，於佛法的認知，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充滿法喜的心，只想著如何讓更多人共饗此殊勝法益，以報師恩。

悲智流露，為法為人

講「宗義」的期間，師父希望大家對中觀思想能進一步學習，於是抽取《伏心寮聞思集》裏，屬於中觀思想的篇章二百餘頁，作為研討的範圍；利用民國九十一年與九十二年的暑假，由蘭若主辦，分別為台灣南、北兩地的從學者，兩度舉行「中觀研習營」，並敦請老人解說研討中無法解決的難題。師父如此用心地給予弟子們不同的學習因緣，我因而對中觀的離邊中道義與緣起空性見，還有菩提心與菩薩道地，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喜悅之情，至今難忘。

《伏心寮聞思集》裏，中觀系統以外所餘的專論，也在老人頻頻關切下勉力完成初步的學習。這部著作，無論是屬於中觀系統的篇章，或所餘的專論，都是他深研佛法的智慧貢獻；背後隱藏的，是他為教、為法、為眾生的深切悲心，還有他為人所求、或為他解惑、或助人教學的感人緣起。例如：書中有關《中論》的部分篇章，就是為了幫助從學僧仁皓法師的講學而作；至於相關《大智度論》的論述則是因白衣弟子蕭武鏞、陳巽璋等人，懇請老人為該論整理作解而寫成的；尤其在該書的第六種「鴻爪雪

泥著碎痕」當中，有著更多因人請法問法而作的短篇……如此點滴悲智的流露，令人既感動又稱歎。

遺憾的是，《華嚴法海微波》，在弟子張秀珍居士請求下，原擬於今年暑假舉辦讀書會，讓蘭若內、外徒眾一起學習。豈料，七月十三日起的研讀正待展開，老人卻於七月六日循道示寂。也許，是他有意放手，欲訓練我們獨立學習吧！所幸，菩薩道思想，於《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與《伏心寮聞思集》裏已有零散的重點論及；南台灣的部分弟子，也於兩年前開始研討，至今已接近尾聲。北部的我們，若有難解之處，或可藉此得到協助。

《華嚴法海微波》是老人畢其一生深研《華嚴經》菩薩道思想的獨特領悟，迥異於中國佛教台、賢二家傳統之說。老和尚初學佛時，即從天台、華嚴二宗入門，耗費不少歲月於其道次第的探究；於彰化．澄園閉關期間，還寫了一篇〈華嚴法界觀〉（此文曾刊於內明雜誌）；後來讀《華嚴經》，才發現與經文所說不同，自此深潛於該經的研究三十餘載，終於領悟，經中所談菩薩道次第唯有十地；十住、十行、十迴向諸行，無非在莊嚴十地，以顯菩薩善根功德一地一地增上的內涵。故此三法聚都為十地所涵攝，是十地的一分義，不在十地之外；換言之，菩薩十地，每一地有其所住、所行、所迴向，不是台、賢二家所說的縱向五十二階位的次第關係。故四教或五教的五十二階位之說顯然已超乎經的原義，應是祖師個人的創見。因此，老和尚於《華嚴法海微波》序文中說：「此中，本『當仁不讓』之意，批評了嚴家所立的五教和道次第……，這應能符合《華嚴》修道和行道次第的原義；但對德學崇高的嚴家諸祖，仍心存慚愧與恭敬，毫無輕毀之意。」

以身示範，法流三昧

近年，老人依然關心我的學習與在外的教學，只要我有些許的成果，他就滿心歡喜。他對我有更多的期許，常常勉勵我往深的方向學習，也語重心長地提醒我：

「末法亂世，不要強求，能則兼善天下，不能則獨善其身。」又說：「解脫道是出世間法，不能因為世風潮流，就將出世間法世俗化，那樣有違世尊的本懷。」因此，他的著作，部部深入佛法的精髓，絕不隨逐時風而淺化俗化；即使曲高和寡，也不以為寂寞，反而以「與古聖為友」自勉勉人。

除上述種種，上人還以身作則，給予弟子們一個「法流三摩地」的示範。老人洞澈季法之世，學佛人於內於外都欠缺實證的因緣條件，因而認定，唯有守住「正見」底線，來生方有機會生到佛法昌盛的好世界。所以，近年來他改而鼓勵弟子們，雖不能於坐上得定，至少要讓心經常流轉於法上。這個思惟法的心，雖偶爾胡思亂想，但只要思惟法的時間居多，這樣，心念之流就能逐漸成就為「法流」。有如流水中雖有雜物，水量也時大時小，有時甚至幾乎斷流，但無論如何，它還是一股水流。這股心念法流，正是能左右我等下生果報的意業之流。這種念法的意念之流，稱之為「法流」，此流相續，即成「法流三摩地」。所以，法流三摩地是「說三摩地」，不是真正的三摩地。這樣的三摩地，在老人身上清晰可見；他的心流，甚至連三餐用齋，都流連忘返於法上。經常看他，才低著頭專心地吃著，忽然一抬頭，就拿佛法考問身旁的我們，若答不來，馬上為我們解說。直到他最後即將住院的前兩天（住院前一天發高燒，沒有到五觀堂來用齋），還是如此。這個典範，豈能忘懷！

文殊淨土，再受師教

恩師身影已遠！《華嚴經》中善財童子的參訪之旅，蒙受諸大善知識們的呵護；師父對我等弟子眾，由始至終無私無悔、惜才護才的教化與付出，何嘗不是如此？這般的善知識，何處再尋啊？除了謹遵師言，學師行持，傳布師教，力助有緣而外，浩瀚深恩無以回報！來世願能緊隨恩師行履，文殊淨土再受師教，何等幸福！

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慚愧徒慧澄憶師於蘭若安忍寮

確乎其不可拔！

● 高新武

維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六日
師日慧大和尚往歸文殊師利菩薩淨土！

易乾文言初九
子曰：

「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大哉聖言，不啻吾師龍象器識之真實寫照!

甲戌新正禪七圓滿，師嘗銘言：

「禪七雖滿，用功開端，日用事中，如珠轉盤；不失不著，疑情活潑，一路行去，莫求著落；若能如是，不為境遷，許君歸去，飢飯困眠；且看老漢解七一句作麼生道：即今出堂去，步步要踏實！」

墨寶栩栩，教訓宛然；睹物思人，悲從中來；涕笑不知所云：

悲歡歲月，夢幻生死，雁飛天際，過空無痕；
芭蕉陽燄，海市蜃樓，如露如電，作如是觀！

往事如煙，精彩走過，似曾相識，孤霞晚天；
驀然回首，莞爾不覺，而今而後，道馨德芳！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念茲在茲，師所教誡；
譬如昨日，永遠懷念，不須臾離，長相左右！

華嚴法海，禪門宗風，天光雲影，古道顏色；
戒慎恐懼，惟精惟一，誓為傳承，庶幾無愧！

歲次戊子初秋不肖高新武謹誌

病榻上的最後一瞥

● 蕭武鏞

中午進餐時分，電話鈴聲響起，接過電話，另一端傳來摯友陳巽璋教授的熟悉聲音，但略顯低沉暗啞，告訴我說：「剛才接到仁皓法師的電話告知，師父在台大醫院病危，已陷入昏迷狀態。」聽到這突來的不祥訊息，實在令人難以承受，他老人家生病進出醫院，時有所聞，然而在一個多星期前，尚且與師父通過電話，並事先稟明擬就《思益梵天所問經鈔》之內容擇期上山求教請益。從師父當時談笑有力的聲音，再怎麼也想不到他如今已面臨生死關頭，難道這次的病緣，會是他老人家捨報的時刻嗎？這一連串的思緒，忽然自腦海中湧現，在心中迴盪，久久不能自已。

慈悲的笑容　安詳地捨報

當日，下午兩點半，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搭乘陳教授的便車北上，幸好一路通行無阻，約莫在當晚七點半左右，順利抵達台大醫院，停妥車子後，偕同陳教授立即趕往病房。此時，見病房門口有幾位師兄們圍繞著醫護人員，似乎在探尋師父的病情，緊接著在慧澄法師的引導下進入病房內，看到他老人家合眼平躺在病床上，臉上掛著氧氣罩，呼吸間夾帶著抽搐，看似有些喘息。病床周圍，約有僧俗二眾二十多位守候在旁，早已把一間寬敞的單人病房擠滿了，眾人或坐或立，雙手合掌默默地為師父助念，氣氛顯得格外的凝重，我倆也勉強擠身佇立在病床的正前方，凝望著師父

的尊容，並隨著眾人默念「南無文殊師利菩薩」的聖號，祝禱上人能如願往生文殊淨土。

不久，見慧寂法師轉身過來，囑咐我趨前向師父問候致意，隨後，就在我挨近左側床沿俯身貼近他耳邊，輕聲低語：「師父，弟子武鏞來看您了，您辛苦了。」的時候，忽然間師父雙眼一睜，露出他平日炯炯有神的眼光，親切地朝我一望，露出慈祥的笑容，嘴唇顫動著似乎要說些什麼，但因隔著氧氣罩，微弱的聲音是無法聽到的，然而這瞬間的情景，內心頓時倍感悲喜交集。面對著原以為陷入昏迷狀態的老人家，並不期待他能聽到我們的呼喚，然而師父的笑顏，卻意外地出現，此刻內心再度燃起一絲「請師住世」的願望，期盼師父在這場生死遊戲中，只是預演而已。因此，我在心中觀想「大悲觀世音菩薩」，求其護佑，願師久住，利益眾生。

由於師父堅持不同意使用侵入性的治療，致使病情持續惡化，終於在隔天（七月六日）上午將近十點時，在壓抑著內心悲痛的眾弟子們默念聖號的祝福下，沒有任何的痛苦與難受的表情，安詳平和地走了。

離開醫院，在歸途中，與陳教授談到過去與師父談論佛法的種種，不由得勾起當年從同堂聞法、聞名，到謁見親近上人一段漫長法緣的回憶。

同堂聞法　共結法緣

依稀記得我大四的那一年，在民國五十九年秋天，張澄基教授來台，假台北市中山堂作一系列的佛法講演，某日晚上所發表的講題是「業力論」（已錄入慧炬出版的《佛學今詮》中）。當晚，我特地從基隆拎著盤式的錄音機提前趕抵現場，選在靠近前排的位置坐下，聆聽張教授精闢生動、鏗鏘有力的法音。他那飽滿的臉龐，不時帶著開朗的笑容，展現出他對佛法無比深厚的信解力。當晚精彩的演講，就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我也順利地錄下全程的演講內容，帶回學校，與

佛學社的同學分享。後來與上人談起此事，他回憶當晚他是坐在第一排，為張教授整理筆記，而我卻是在後面錄音，這一同堂薰聞佛法的場景是巧遇呢？還是日後與上人深結法緣的濫觴呢？

■ 與弟子論法時的喜悅之情

輪迴圖說　初識師名

事隔十年，適值服職於高雄中船公司期間，有一天不期然地收到大學畢業後出家的同學——慧嚴法師從苗栗頭屋鄉的觀自在蘭若寄來一幅對開大紙印製的彩色「藏傳六道輪迴圖」，及一分相同大小印刷、署名「釋日慧」所撰述的介紹圖說。乍看該圖，是一幅由閻羅王雙手舉著一圓鏡狀的輪圖，圖中由內而外有四圈大小不等的圖畫，把艱深的十二因緣、苦諦（六趣）、集諦（煩惱、業力）的道理，以具體生動的事相，層次分明地表顯出來，確能使人有身臨其境的強烈感受，尤其是對於撰述者簡明流暢的文筆，引經據典深入淺出的圖文介紹，說明六道眾生都是在空幻的自我中受空幻的罪苦或福樂而全不自知，極善巧地將佛說無我性空、業果相續的緣起道理，作了最為貼切且啟發人深思的詮釋，而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分圖說內容，業已收錄在日慧上人所著的《佛法的基本知識》一書中(慧炬出版社印行)。如今，此圖已呈泛黃陳舊，雖幾經補綴，猶妥善保存，聊作初聞上人名號的誌記，只因當時職場業務繁忙，未能

進一步探詢撰文的「釋日慧」是何方大德？駐錫何處？因而緣慳一面，錯失了禮見上人的一次良機。

參禮上人　請益佛法

此後，為協助南部大專院校佛學社團辦理佛學講座，遂於民國七十七年間與比鄰的陳志傑師兄、黃文翔醫師，及返台任教的陳巽璋教授等人，發起創立「華嚴學會」，並得興隆淨寺住持心淳法師及仁皓法師的鼎助，假該寺正式辦理成立大會。之後，興隆淨寺邀請日慧上人蒞臨高雄開示佛法，我也因此有幸拜見他老人家，一了當年只聞其名而未睹尊容的遺憾。

其間，與上人曾有過一次請益佛法的晤談，他有感於筆者所習佛法過於龐雜，還特地委由仁皓法師影印一本他手撰的《四部宗義講釋綱要》送給我研讀。至此，得有機會進一步藉由研習藏傳的四部宗義，清晰地窺探佛法的全貌，掌握佛法的綱領與脈絡，也將過去所修學的傳統中國佛教宗派思想，重新檢視與釐清，進而對法義的抉擇，各宗經論的辨別，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體會，尤其對於各宗依見修道，依道得果之分際，不容有絲毫的紊雜，也多得一分的謹慎。雖然佛陀一生所說的種種法要，無非都是引導眾生邁向解脫生死的方便，但「深廣的法義，欲得其門而入，頗為不易；若由宗義而入，四宗宗義便是入佛法的四門。入此四門，讀經讀論，都可得其宗要；發心依何宗修行，亦不致誤入歧途。」正好說明了上人為學子們講釋四部宗義，乃至撰寫《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付梓流通，善導後學入佛法教的用意所在，令人不禁隨喜讚歎！

深入經藏　抉精發微

上人身體向來虛弱，晚年尤為病纏，常不顧案牘之勞形，孜孜於菩提園地的耕耘，雖謙稱「皓首窮經，法味自娛」，其實是為培育菩提道苗、續佛慧燈，

不忍古來聖教因後人之標新立異之說，或受曲解、訛傳而導致混淆失真，常忍著不堪的病苦身軀，深入各種經論，於所讀所思中，更能獨具慧眼，抉精發微，凡於諸多異見中，從不率意妄加論斷，若遇有疑偽謬誤處，必以「約聖教以抉擇聖教」之規範，抽絲剝繭，條理辨正，彰「舉無執以盡善」之旨，以維護佛法的原貌。這種務實求真的精神，治學態度的嚴謹，在上人的《伏心寮聞思集》、《華嚴法海微波》等著作中，可窺見於一斑，也為我們後學研習經論，樹立一個良好的典範。

先當修一念　水到渠自成

去年十一月間，上人趁著身體狀況還好時，利用週日講座，在蘭若為大眾講解《金剛經》要義，至今年五月初圓滿，期間適值家母住院隨侍，未克前往聽聞，後承上人於五月下旬託慧寂法師寄來一本《金剛般若箋註．般若心經略說合刊》，捧讀再三，深覺此箋註要言不繁，舉重若輕，將經中難解的文句、名辭加以疏通，點明要旨，示修般若波羅蜜所通達空性，是住心、降伏心的要門，彰顯般若波羅蜜於一切行無障礙如金剛外，特別將本經常見的「佛說甚麼，即非甚麼，是名甚麼」這類遮詮辭句，說明其淵源，係出於《大經．三假品》中所謂的教授假，法假、名假，其具體詮表方式即是「佛說」、「即非」、「是名」，這使經中原不易解釋的教言，向來以為重複囉嗦的文句，不僅是三假的主要義趣，還是《金剛般若》說法的要處。於末後，上人語重心長地囑咐，他所關心的是大家對《金剛經》的歡喜奉行，並說二偈以共勉，偈曰：

離是非二邊，不著名字相，
說易行不易，時習自芬芳。
般若波羅蜜，從心因緣生，
先當修一念，水到渠自成。

當讀到「先當修一念，水到渠自成」這兩句時，感觸良久，

■ 七月六日病故於台大醫院，僧、俗弟子數十餘人隨侍在側

「先當修一念」不也是上人平日於禪修中，善巧教授話頭禪，策勵我們要抖擻精神，時刻提撕，有恆心、有毅力地參下去的一句話頭嗎？回想自己當初因不喜歡禪宗的機鋒轉語，以及令人費解的公案，對於禪宗並不十分的賞識，後來經由上人的指導，並教令研讀《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有關書信酬答部分的開示，認清禪是般若教的入處後，才對這別具匠眼的禪宗法門始具信心，也對這一句不甚起眼的話頭，有更深切的認識，它的確是能引人趣入般若波羅蜜，離言絕思之境的無門之門。

記得上人曾於《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的自序中，提到禪宗是中觀修般若波羅蜜的行門之一，所謂「禪」是「般若」的異名，這一說明使我聯想起當初研習四部宗義時，覺得中觀宗於行門方面，相較於唯識的瑜伽行，並不多加著墨，為此還特地向上人請問，當時上人默不作答，我愣了半晌後，始知這一問是多餘的；既然中觀的不共見，無非是闡明「緣起性空」之理，依此「緣起性空」的般若見，修無修之道，得無得之果，一如經中所言，依般若波羅蜜多能除貪等一切煩惱諸垢染，又何須用餘

行呢？由此可知，上人曾自言獨愛樂中觀之學，於禪道又私淑大慧宗杲，我想這不是信口說說而已，難道這不正是上人承襲佛陀教證二軌，解行相應，為我等顯示如是見修不二的意趣嗎？

病中抒懷　莫作知解宗徒

上人晚年常為病所苦，曾自作一偈聊以抒發自己修學的心境，題名為〈病中抒懷〉，並當作其座右銘，偈云：

韶光易逝似川流，
思路熟時道路悠；
知解宗徒賢聖呵，
對朋難掩內心羞。

此偈若說是上人自己修學的座右銘，毋寧說他是以一位長者的至誠關懷之心，為修道的後學們，提出一番勸勉策勵之言。當知修學佛法，以生命如同朝露的短暫，要依聞思信解佛陀的言教，建立正知見，已屬不易，若進而能於義了達、如法修行更是難得。佛法不尚空談，而重實踐，切莫以知見為道，成箇為賢聖所呵的知解宗徒，庶幾無愧於師誨。當以此偈，期以自勉！

駐筆之餘，念及上人的辭世，雖有百般的不捨，道不盡的懷思，然而目睹其臨終前帶著慈悲的笑容，意念清楚，安詳柔和地走過此生的盡頭，為我們上了最後且最寶貴的一課，也使我們在感傷之際，由衷地獻上對上人的一分感恩及祝福。以往內心總是企盼著在道業上，能在他老人家的提攜與呵護下，引領我們走過陌生險峻的路段，然而深慚自身福薄慧淺不能如願，如今面對上人的撒手，頓失一位菩提道上為前導、為依怙的大善知識，實在難掩內心的惶惑，唯一慶幸的是上人所遺留的圓熟思想結晶，及婆心剴切的警訓，足堪作為接引後學的策杖。

最後祈願上人的慈悲垂護，願於未來世忝列門牆、座下聞法，幸甚！幸甚！

懷念恩師

● 林聖旦

接到師父病危的消息，真是難以置信，只有感嘆無常的不可預測。

老人家幾年來一直在和時間賽跑，不停的寫，寫出一本又一本的鉅作；不停的說，拖著年邁多病的身軀，辦了多次的講座，無非是想把他的所知、所學和多年修行的經驗化作千斤斧，在荊榛叢生的修道路上開出一條康莊大道，讓後來的學子少走一些冤枉路。

蘭若是一處實修慧學的道場。我曾有此質疑：般若法門太深太難，是屬於頂端的學問，不合適初機學佛人。況且，修慧的同時還要有修布施、持戒、忍辱所得的功德作為助力，否則障礙重重，難以開悟。

關於此問，我所得到的間接解答是：

第一：一個人要是真能修行，放下一切好好的專心打一坐，那一坐的功德比布施一整天的功德要有用很多。

第二：想要來世再得人身，當然要守十善業道。布施不是不修，要隨緣、隨分、隨力做。更要緊的是，應該把時間著重於六波羅蜜多的後三度——精進、禪定、智慧的修學，不要在世間法上花太多時間。

第三：《金剛經》裏四句偈的受持讀誦若辦不到的話，僅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四句偈，對日用中的一切作幻化觀的功德也很大。

口拙筆鈍的我，實不能表達師父法義於萬一，有興趣的道友

■ 老和尚自撰自書的墨寶 ──
悲緣有情比如月映千江水
智明無量擬似日輝萬里天

可以一聽老人家在《金剛般若箋註》裏的一句話：「我關心的是大家對《金剛經》的歡喜奉行。這話不是面子話，是一個老比丘的一片至誠的心。」真情流露，讓人動容。

至此，我終於了解，師父的法義是二六時中，分分秒秒都能拿來用的，而非屬於金字塔頂端的哲思義理。

善知識已逝，我只能依止恩師的教法修行，希望在未來另一個時空交會處再續師徒之緣。

春風又化雨

● 張秀珍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吾師日慧老和尚甲戌年春節禪七教參「無」字話頭，說法當機契緣，話頭令弟子恆時享用法樂。有云：「萬善根本由師出」，此一「無」字非僅開啟弟子無分別出世智一線曙光，更為弟子盡未來際厚植善根。弟子愧無力如周利槃陀尊者念「掃帚」一般勇猛精進，然與「無」字互為助伴十年有餘。「無」字確實利如慧劍，斬斷八萬四千煩惱，對抵紛至沓來妄念，破除無始無明癡闇。週日禪修會上，師父不祇一次地勸勉弟子，對此一句「無義語」，應時刻提撕，切莫等閒視之！基於參話頭之好樂心和善法欲，弟子經常把「無」字在日用中舉來舉去，雖未達「不失不著」之境界，但「無」字肯定已成為畢生無日或忘之密友。

師父不僅於修行路上引領我等由繫縛走向解脫，其所轉之教法輪，亦為稀有難得殊勝無比。試想憑一己之力，欲以有限生命認識無邊佛法，何其困難艱辛？幸而透過師作《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導讀，不但對佛法的整體體系充分掌握要義，且對大小顯密各宗派成佛之因、道、果之建立，庶幾得見其理路差別，對想要學習佛法義理之弟子們而言，實乃一大福音。尤其，學佛首重因位正見之堅固定解，《四部宗義》兼備了最珍貴扼要之正見法寶。俗曰：「入寶山豈能空手而回？」師父另外兩部巨著《華嚴法海微波》及《伏心寮聞思集》，於甚深般若及中觀大論

■ 於甲戌年春節禪七後與弟子眾合影

別具不同凡響開演，惜弟子鈍根愚昧，於其中法義尚未能受持領會。至盼法友們共組讀書會，克服障難，發願研讀以報師恩。

從皈依、參禪到學教，親近師父垂二十寒暑，師父之莊嚴、慈悲與勝慧，庶已流露出文殊菩薩之種種功德。是故師父圓寂前夕囑咐弟子默誦「南無文殊師利菩薩」聖號，事出突然而不感意外。悲欣交集之佛號聲中，為師父送行往歸文殊菩薩淨土，痛失善知識之涕泣憂傷，不覺轉化為一股增上力量。師嘗親言：「諸佛菩薩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深信師父也沒有棄我等而去。今生既得師父攝受，尋覓於生死輪迴，救拔於沉溺有海，醒覺於無明黑暗，吾師清淨教誨必將源遠流長直至菩提。感謝師父恩賜祖師密意，讚歎師父顯揚佛陀聖教。

祈求
大恩傳承上師！
如春風般的恩德，
如甘露般的法雨，
永遠相隨！

弟子張秀珍頂禮
二〇〇八年八月憶師於新竹

師恩常在　法水長流

● 黃冬蓮

俗話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九十七年七月六日這天是我有生以來，心裏感受最深、最難過，也是最難以忘懷的日子。剛走進台大病房，便聽到日慧師父圓寂的事實，頓時悲從中來，失怙之痛的難過，當下想要號啕大哭一場，卻又必須控制情緒；想要遠離人群找個僻靜的地方，讓思慮沉澱些時……心中又無法平靜，只得收斂哀傷的心情，化悲慟為感恩的心力，與師兄、師姐們心連心，一起默念著師父生前最相應的大智慧菩薩聖號——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師父生前既立遺囑：「若我死後，不許發訃文，不舉行追悼儀式，依佛制火化後，將骨灰投海，或當垃圾掩埋之。若是死於各大醫院，則將遺體捐贈該院，供作解剖。」此情此景，看在弟子眼裏，實在萬般不捨。師父！您生前常住蘭若，深居簡出，潛心修行，五觀堂左右對聯寫著「乞食兒非圖餔啜，住山者不畏高寒。」正是您的嚴謹生活態度，而鐵樓講堂箴言「鐵樓寄鐵漢，菩提願如鐵，地獄或天堂，不屈亦不涅。」更道盡師父弘法利生、鐵骨柔情的胸懷。大殿扁額「佛日遍照」，兩旁寫明「審思阿含深教授，奉行鷲嶺舊家風。」進入內殿，兩邊石柱更標明修行方向——「發善財心，修普賢願，總持希致寶華敷，入大乘會，樹高幢，弘揚至教。」「學文殊智，習觀音悲，巧說冀如金剛藏，同淨覺人，度眾生，極盡未來。」師父這偉大的志業，古來能有幾人？

您一生敏而好學，誨人不倦，更著書不斷，留下無量的法寶，弟子們受益匪淺。還記得五月四日師父帶著病體咳嗽不斷，仍提振精神上完《金剛般若箋註》，特別強調《金剛經》的中心思想：「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 老和尚揮毫的神情

應作如是觀。」這是直向無上菩提之道，不論迴向；全經誦完，若想迴向，這個偈頌就是迴向。師父！您何等智慧！一語道盡般若無相的迴向精神。您講經、說法、著書，樂此不疲，直到身體不堪負荷，才肯就醫，最後還捨大體，願作「大體老師」。佛陀的精神、佛陀的典範您確實做到了，也讓弟子們真正感受所謂的「人生課程」。

弟子何其榮幸，擁有這分殊勝機緣，追隨師父學習佛法，將近二十四年的歲月裏，汗顏無奈，業障深重，常因俗務纏身，身體欠佳，用功不力，悲嘆命運多舛……師父慈悲為懷，總是安慰弟子說：「學佛是長遠的路程，無須悲觀，隨時記住正念，認真學習一法，便能通萬法。」「俗事俗務能捨就捨，別人教妳有所得，我只教妳儘量捨，因為它不能了生死。」「有時間，努力坐上工夫，才有定力。」「生活步調放慢、自在些，不要常處於『緊』相中，行住坐臥皆可參話頭；生活態度要喜足少欲。」「人身難得，今已得，十善業道多修持；願求來生得生有佛法學習的地方，讓自己的智慧繼續增長。說不定將來有更好的師父度妳……」您的一番話，言猶在耳，謹記心中。

師父在《金剛般若箋註》結尾，以一片至誠的心意說二偈，與弟子、信眾們共勉，偈曰：「**離是非二邊，不著名字相，說易行不易，時習自芬芳。般若波羅蜜，從心一緣生，先當修一念，水到渠自成。**」弟子理當終生歡喜奉行，說聲：「感恩！」同時也為師父光風霽月的人格和堅定的信念而禮讚——人間瀟灑走一回！

白衣慧深寫於鐵樓講堂
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十三日

緬懷恩師

● 羅秀榮

約莫在二十幾年前，報上有則小小的新聞，刊載轟動一時的死刑犯吳□□，因高新武檢察官的介紹，被一位隱居苗栗的高僧度化，臨刑前接受佛法，因而徹底地懺悔了。這則訊息讓長居苗栗的我感到驚訝與好奇——到底這位高僧是誰？住在哪兒呢？

直到民國八十年，我介聘回市區學校任教，認識了同事何智研老師，經由他引介，才有緣走入觀自在蘭若這個道場。首度踏進蘭若的山門，頓然發現它跟一般寺院截然不同，環境簡樸幽靜，師父仙風道骨，與世無爭，好一座真正清修的道場，當下明白，尋覓多年的善知識就在此。不久後，師父慈悲地接受我皈依在他座下。這樣又經過好長一段時間，才在無意中證實，那位隱居的高僧，原來就是師父——日慧老和尚。

皈依之後，每週六皆上山參加共修、打坐。下座後，大家圍繞著師父問問題、聽師父開示。那時的我，只能靜靜在一旁聆聽，且大部分都聽不懂，偶爾聽懂幾句就感到很受用了。如今回想，那段歲月真是幸福，跟上人如此親近。

民國八十五年，我的同修也皈依在師父座下，自此，每逢週日，夫婦倆相偕到蘭若禪修。蘭若信眾的夫妻檔其實非常多，大家情同家人，在修道路上彼此切磋、互相鼓勵。師父領眾注重解行並重，對初業行者於正知正見的建立尤其重視。當時師父編著的《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對初學的我們而言，實在是太深

■ 浴佛節時與信眾寒暄的笑靨

太難了。為了引導大家趣入此書，師父於民國八十五年，利用週日時間為我們上課，講述基本佛法知識（即後來慧炬出版的《佛法的基本知識》），為弟子們有系統地介紹正確的佛法。說是基本知識，其實內容深入，不論對於新學或後學，這都是一本引人趣入佛法研究的絕佳啟蒙書。師父說：有了正確的見地，才能分辨所聽聞的佛法是否符合聖教，而不致人云亦云的一面倒。

除了在教理上不斷鼓勵我們向上學習外，在實修上，師父也未曾停止指導。早期師父教授我們藏傳白教的觀音法門（聖觀音瑜伽儀軌），後來改教中國禪宗的話頭禪，修起來更直接有力，少了許多葛藤。我們利用過年休假打禪七，平常的星期日則禪坐共修，多年來亦步亦趨，不曾空過。

除了上課、打坐，師徒之間也有輕鬆話家常的時候，但常常談著談著還是不離佛法。記得有一年中秋夜與大家共聚賞月時，我不經意地流露出對死後將往何處去沒有把握的話，師父立刻回應我：「妳要有信心，我們一定會到有佛法可聽聞的地方，一定會到與妳相應的地方。」這句話給我莫大的鼓勵，這些年來，我一直記得這席話。「會到相應的地方去」，沒錯！那得好好用功，時時不忘自己的道所緣，我如此警惕自己。

還有，師父平日對大眾的公開講話，幾乎就像針對我個人的問題給予回答和提醒。我沒問，他卻先告訴我答案了。我也曾問師父，如何對治自己老是改不掉的壞

■ 老和尚生前的臥寢

習性？師父只回答我三個字：「盯著它」。當下心領神會。師父，您太了解我了！師父常說學佛不是學「得到」什麼，而是要學習「丟」，一語道破我們對事事物物的執著。能捨，煩惱才能減輕，身心才得自在啊！現代人為養家活口，在外打拚事業，工作繁忙，生活緊張且充滿壓力，想要專心修行真的比古人困難。師父了解這點，常提醒我們要少欲知足、少攀緣，把握色身能用之時好好用功。關於這點，師父真的以身作則，不論身教或言教，都是我們最好的典範。

蘭若的生活相當簡樸，粗茶淡飯，從不希求供養，甚至常常婉辭供養。師父說：外邊道場有許多福田可耕，你們去修布施，蘭若花費少，錢多反而煩惱多。他對弟子堅持的供養金從不打開來看，這樣的淡泊名利，不貪、不分別的平等心，值得當今社會急功近利的我們學習。師父對有心來求法的人總是敞開大門歡迎，而對好奇、抱著觀光心態或想求神通感應的訪客，對不起！師父敬謝不敏。

師父是個言行一致的真實人，他的教法與作法一致，從不相違，即使臨終捨報，也都是這麼說這麼做，勇往直前，不拖泥帶水。他老人家圓寂時，我因為參加教師禪七，未能見他最後一面，在此深感遺憾！但聞師兄口述，不由得為師父的堅強、勇敢與大捨的精神深深感動；師父即使臨終，還讓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師父！我們會永遠記住您的教誨，在菩提道上緊緊跟隨您的腳步，努力不懈。

難報師恩！難忘師恩！

菩提道上
（二五五）

●仁俊長老

仁俊長老，現年八十九歲，六歲半出家，曾任教於多所佛學院，一九七二年應聘赴美弘法迄今。現任美國佛教會會長，曾任美國佛教會紐約大覺寺住持。仁老深入經藏，戒行嚴謹，親近印順導師多年，深得導師器重，讚曰：「志性堅強，在這末法時代是很難得的。」並言：「與我同住中以仁俊最為尊嚴。」仁老學養俱佳，時以文章、詩詞、偈語示人「慈悲、智慧」，激發菩提心。

三六二九　自覺的肇因：人做得本分澹然，了無掩飾裝點。自發的開始：法照得平寂蕭然，悉皆方便迴向。

三六三〇　最快朗的人：心持得淨，手伸得直。最端健的人：臉養得寬（鬆溫藹），願發得足。

三六三一　培大福者不蓄財，手快心淨常坦然。積深慧者不造名，法明身輕畢廓然。

三六三二　佛，學活了，人做決了，腳下的路眼前的相，則踏得實看得清。身，解空了，法用澹了，命中的情事上的理，則捨得了悟得透。

三六三三　最能走時的人——時間用得不為煩惱邪見所困，身心安暢常明健。最能解空的人——空間行得不為財色名食所縛，志神鎮毅不倒逸。

三六三四　時間用得與自我斷絕——不著我而觀法，時光則化為智光。空間作得向諸佛瞻仰——不忘佛而踐願，空淨則擴展悲德。

三六三五 一等人——真空中把人做活了，活得了無所著。無等人——幻有中把物看沒了，沒得滿不在乎。

三六三六 神志提得奮腦振骨，行願則不許懈惰馬虎。佛囑呼得貫耳鍥意，身心則不肯頹唐怯撓。

三六三七 心用得細微深淨，處處觸到的盡是佛法。願發得懇切堅貞，事事對臨的直開肺腑。

三六三八 把我看厭了，則永不逞我；把人看尊了，則決不輕人。

三六三九 最美的化妝——慈水潤臉。最好的整容——智光照心。

三六四〇 存心讓人家把自己看作偉人、超人，這等人便是最偽最誑的人，怎能體會平常心是道呢？

三六四一 法，學深了，則見執淡微、融消，自我的直解放，大抵這麼開始。道，行切了，則情摯廣淨、謙忍，眾生的遍關注，大都如此發端。

三六四二 心，謹細得不敢大意一念，學佛做人就會上路了。願，堅實得不肯虛誑一切，做人學佛就會發心了。

三六四三 以（三）平造福德運福，以和弭禍悲承禍（四攝）。

三六四四 享人之福造自己之禍，勞己救人禍轉福。學佛之法修自己之德，克己憶佛法增德。

「三士道」思想對近代漢傳佛教的影響與發展
——以《廣論》與《成佛之道》為探討中心（二）

本文榮獲九十六年度太子建設獎學金

● 曹郁美（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

四、太虛、法尊、印順事略及其情誼

太虛大師（1890－1947）一生為致力佛教現代化奔走，以提出教理、教制、教產的改革而著稱，是民國以來振興佛教的重要人物。同時，他對於培育僧才向來不遺餘力，法尊與印順便是他極為賞識的青年學僧，日後亦網羅於他所創辦的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中[註1]。

一位長老，兩位學僧，在動亂的年代（中日戰爭期間）擦出互會的火花。印順在自述中說道：「我出家以來，對佛法而能給予影響的，虛大師（按，指太虛）而外，就是法尊法師」，可知他們三人雖無嫡傳關係，互動也不一定密切，但有惺惺相惜之義。

平心而論，太虛是一位行動家而非思想家，學術探討並非他的專長，但卻經常以先進的觀念啟迪後人，例如：1930年提出的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之主張[註2]，即與宗喀巴的三士道思想不謀而合。而此時《廣論》尚未譯出，可見太虛之不凡見識。

所謂「五乘共法」相當於下士道，「三乘共法」相當於中士道，「大乘不共法」相當於上士道。太虛說道：

> ……昔宗喀巴大師整飭西藏之佛教，與吾在中國提倡者，有相同之三義焉：一關於教理行果方面者，以三士攝五乘，下士纔止人天，中士則由人天而止聲緣，上士則以人天聲緣為自行階梯，化他方便，經菩薩行而至佛。綸貫以善知識之教授教誡，則皆為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之善巧法門。……
>
> 余昔於佛學概論，明因緣所生法為五乘共法，三法印為三乘共法，一切法實相至無障礙法界為大乘不共法；…… 今雖未能獨崇密宗，欣睹三士道總建立之典要，乃特提出以申論之。…… 福德資糧則人天俱攝，智慧資糧則聲緣相協，律及經論皆所依止，僅取一分不成菩提。

意思是說，「因緣所生法」（即緣起無我觀）乃五乘人（人、天、聲聞、緣覺、菩薩）所應共同具備，無此則不能解脫生死；「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則是三乘人（聲聞、緣覺、菩薩） 所應共有，得其法要方能領略寂滅之樂；而「實相觀」、「法界觀」——觀諸法之中道實相、體證萬法遍一切處而無礙，乃大乘不共法，惟菩薩乘所獨具。如此，把五乘法、三乘法、大乘法以「共」與「不共」的思惟給予貫串，不但與《廣論》契合，日後亦成為印順撰述《成佛之道》的藍本。

在太虛發表此番見解的五年後，《廣論》由法尊法師（1902－1980）譯出。

1925年，法尊受到大勇（太虛之弟子）的啟發，以及讀了唐．義淨的《南海寄歸傳》深受

感動而發願效法前賢西行求法，乃入藏九年，致力於佛典的翻譯。其作品計有：由藏文譯成漢文的佛典二十七部，尤以格魯派學說為主，為後人欲了解宗喀巴的思想奠定了基礎；另有由漢文譯成藏文的《大毘婆沙論》兩百卷，以及個人著作二十八篇[註3]。總之，若論法尊法師對於漢藏文化的貢獻，梅靜軒如是評論：「……特別是法尊譯出幾部重量級的中、後期中觀學作品，如《七十空性論》、《入中論》及《入中論善顯密義疏》等，為向來只知初期中觀的中國空宗研究，開啟了一條光明的路徑」[註4]，可說是中肯之論。

至於另一學僧印順，更是近代佛學思想界的泰斗，在他的青年時期已經嶄露頭角。印順比法尊小四歲，兩人於1938年相逢於四川重慶北碚縉雲山的漢藏教理院。二人究竟有何交集？從印順的自述中可得知一二：

最初的一年半中，……法尊法師給我很多的法益。……我為他新譯的《密宗道次第廣論》潤文，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就去問他。……他對我的見解，當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始終是友好的。……

自從在漢藏教理院，遇到了法尊法師，才覺得有同學之樂。法尊法師是我的老學長，讀他從藏文譯出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辨了義不了義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現觀莊嚴論略釋』，月稱的『入中論』等，可說得益不少！……由於我的請求，（法尊法師）譯出了『七十空性論』。……他的思想，已經西藏佛教化了，與我的意見，距離得非常遠，但彼此對論，或者辯詰，從沒有引起不愉快，這是值得珍視的友誼！

如此，法尊與印順透過彼此所學，望見了更寬廣的窗外視野；這樣的「學友」關係令人稱歎！不過兩人究竟有何見解上的不同，為何「彼此的距離非常遠」，在「自述」中並未明說，倒要由印順的其他著作中得知。

五、印順法師的《成佛之道》

關於《成佛之道》一書的寫作過程是這樣的：神州變色之後，印順隨政府遷台，法尊則滯留大陸，晚年逝於北京。1954年印順首度於台北善導寺共修會編頌、宣講《成佛之道》，此時只有偈頌而已。1958年印順擔任新竹女眾佛學院（設於壹同寺內）院長，再度為學生宣講，並為偈頌寫下簡要的長行解說。次年本書全部脫稿，又於次年（1960）正式出版，印順時年五十五歲。

另外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印順的巨著《中國禪宗史》受到日本學術界的驚嘆，當時執教於大正大學的佛教學者，高齡七十餘的牛場真玄來函徵求印順同意，將本書譯成厚達一千多頁的日文著作，同時積極奔走，以本書的成就向大正大學申請授予印順博士學位。1973年本案正式通過，但印順因健康關係不克出席，代表印順上台領取大正大學博士學位的不是別人，正是今日法鼓山的創辦人聖嚴法師。聖嚴回憶那段過程說：

> 「牛場先生第一次看到導師的著作《成佛之道》時，就對中國擁有如此功力深厚的學問僧，感到無比欣喜讚嘆。」

牛場對印順的賞識竟然肇始於《成佛之道》，可知本書不但風行國內，亦受到國外人士的注意，牛場教授惜才、愛才之情，於此可見。

本書的寫作形式是以偈頌體裁加上長行解說構成，偈頌部分共計195.5頌（四句為一頌），全書近二十萬字；筆者製表略敘內容，並與宗喀巴的《廣論》對照如下：

排　序	章　名	長度	內　　容	備　　註 （與《廣論》相當處）
第一章	歸敬三寶	17頌		
第二章	聞法趣入	12頌		相當於「道前基礎」
第三章	五乘共法	29頌半	1. 建立正見 2. 深信業果 3. 修五戒十善	相當於「下士道」
第四章	三乘共法	48頌	1. 起厭離心 2. 觀四諦、緣起、三十七道品 3. 求解脫樂	相當於「中士道」
第五章	大乘不共法	89頌	1. 菩提心相應 2. 慈悲為上首 3. 空慧是方便	相當於「上士道」

表三：印順法師撰《成佛之道》內容大要

以上是《成佛之道》的大致內容。總體而言，本書有幾個特點：

第一，印順除了採下士、中士、上士之名詞，有時還會用下品、中品、上品類似淨土宗「九品」之說。而於第二章「聞法趣入」以及第五章「大乘不共法」中，以這樣的偈頌拈出主題，呼應了宗喀巴的原意，頌云：

下求增上生，現樂後亦樂。
中發出離心，涅槃解脫樂。
最上菩提心，悲智究竟樂。

下士為己施；中士解脫施；
利他一切施，是則名大士。

第二，本書採取太虛大師的分類方式，把成佛的歷程分為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

的三大區塊。一乘、三乘、五乘畢竟是中國人慣用的語詞，「乘」（yāna）表車乘負載重物之多寡，象徵修行層次之淺深，也是眾生通往「成佛之道」的途徑。

第三，由於重視「乘」字，故而印順屢屢借用《法華經》會三歸一（三乘同歸一乘）概念作進一層的詮釋，並嘉許「共」與「不共」的思想係漢藏智者（應指宗喀巴與太虛）的正見。書云：

> 所以在佛法中，「依上」士法，「能攝」得中下士法；依中士法，一定能攝得「下」士法。如《法華經》中說：二乘為三百由旬，大乘為五百由旬。然五百由旬中，就含攝得三百由旬；三百由旬，就是五百由旬的中站。……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廣論》，稱下士法為共下士道，中士法為共中士道。這一『共』字，就是漢藏智者不謀而合的正見，也是相依相攝的標幟。

把「共」字解釋為「相依相攝」，乃因「三士」有互依性、相容性，就如同行走三百由旬、五百由旬的關係一樣。若無三百，必無五百可言；但若停滯於三百，如何能達到五百？因此法師在偈頌中說：「依下能起上，依上能攝下」，即是此意。

第四，印順受太虛的影響尤甚於宗喀巴，可舉一事為例。在《廣論》的「下士道」中有四大要點，第一要點即是「念死無常」（參見本文表二），然而印順卻不同意。他說：

> 宗喀巴大師……他說的共下士法，把「念死」作為入道的要門。……虛大師深入佛乘，獨具隻眼……著重熏修十善正行，不廢世間資生事業，依人乘正行而趣向佛乘，而不以厭離（如念死）為初學的法門。

太虛提倡「人生佛教」，印順提倡「人間佛教」，並親撰佛

陀傳記《佛在人間》（妙雲集下編），即是廣宣行菩薩道者不可棄離人間，否則有違大乘精神。印順云：「……生死性空，涅槃性空，在空性平等的基點上（無住涅槃），才能深知生死是無常是苦，而不急急的厭離他；涅槃是常是樂，是最理想的，卻不急急的趣入他。……於是悲心內發，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而行菩薩道。」可知印順對於「念死無常」是不能接受的，在《成佛之道》的「聞法趣入章」以：「離彼三塗苦，不生長壽天；……生死流轉中，人身最難得」，「五乘共法章」又詳敘流轉五趣之苦而不強調「人身」之苦，都暗示了唯有生生世世行菩薩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才是發心之要，成佛之機！

第五，正因為特別注重大乘菩薩道，故而印順撰寫「大乘不共法章」幾乎佔了全書將近一半的篇幅。其內容除了發揮他所擅長的般若學之外，另就唯識思想、淨土思想、如來藏思想、（《華嚴經》）十地思想等，以偈頌與長行分別作了扼要的說明，這也正是印順最重要的「大乘三系」學說——把大乘佛教分成三大區塊：性空唯名、虛妄唯識與真常唯心，算是獨屬於他自己的「判教觀」，也是他有別於前人的創造性詮釋，藉著八十九個偈頌傳達出來。其中性空唯名系多依龍樹的《中論》而發揮，虛妄唯識系則本於《解深密經》，真常唯心系則依於《楞伽經》。以下摘錄幾段偈頌，以知一二：

菩薩之所乘，菩提心相應，
慈悲為上首，空慧是方便。
……
諸法因緣生，緣生無性空；
空故不生滅，常住寂靜相。
……
無始習所熏，名為阿賴耶。
由此有生死，及涅槃證得。
……
佛說法空性，以為如來藏。
真如無差別，勿濫外道見！
……

菩薩所修道，三祇歷十地。
頓入與漸入，隨機有差別。
……

第六，本書撰寫至「大乘不共法章」（即第五章）就整個結束，絕無《廣論》之後的重要教示：建立清淨正見、修習奢摩他與毘缽舍那、進趣密乘。依筆者揣測，應是印順認為掌握大乘不共法就是掌握佛法全體，其餘均屬多餘之故。

關於這一點，反對、批判印順者亦不乏其人，例如：如石法師就批評他老人家「不曾提供（人間佛教）一套具體的修行方法……，不關心究極的解脫與修證。」溫金柯亦云：「（印老的人間佛教思想）比較重視利他精神，而較不重視修證。」此言一出，又有昭慧法師、江燦騰等人的反擊，等於掀起了小小的論戰。

不過若單純就《廣論》與《成佛之道》的整體架構言，前者以一半篇幅在闡述「止（奢摩他）」與「觀（毘缽舍那）」，後者則以「大乘不共法」（即菩薩行）就告終了，筆者認為如石所評並不為過。據筆者對印順作品的了解，修行實踐（例如：止觀、念佛、禪定）的實際操作（所謂的方法學）是印順向來不強調的，在他認為，體認空性慧、實踐菩薩道就是最好的修行。（待續）

註1：抗戰勝利之後，太虛組織了研究會，以培養學僧為高等弘法人才。本會下設四組，西藏佛學組主要研究宗喀巴的學說，其他各宗派經論為輔，由法尊指導；印度佛學組則依《阿含經》為主，以其餘小乘部派及大乘空識顯密為伴，由印順負責；中國佛學組由葦舫指導；現代佛學組專研太虛的著作學說，民國以來各家著作為伴，由塵空指導。見梅靜軒，「民國以來的漢藏佛教關係(1912-1949)——以漢藏教理院為中心的探討」，《中華佛學研究》第二期；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98年3月1日。

註2：見《太虛大師全書》中之《佛法概論》一書。

註3：梅靜軒，「獻身譯經事業的法尊法師」，台北，《慧炬雜誌》419期，1999年5月1日。

註4：梅靜軒，「民國以來的漢藏佛教關係(1912－1949)——以漢藏教理院為中心的探討」，《中華佛學研究》第二期。

略談修身齊家的大道——
新竹市大專女生暑期齋戒學會講辭

◆周宣德

我今天承懺老法師的邀約，在這裡跟諸位同學作一次簡單的談話，看到諸位同學精神飽滿，態度安和，心裡覺得非常愉快。我最近因為身體關係，遵照醫師的囑咐不能多講話，不能太勞累，本來是不能來的；但由於懺老法師一再函邀，而且他是律淨兩宗的大師，盛情難卻，難得有機會親近這種善知識，所以樂意前來。我所講的「修身齊家大道」因限於時間，只能提出一些端緒，還希望諸位同學都能舉一反三，作進一步的探討。

轉迷成覺　離苦得樂

諸位同學都是大專院校的優秀青年，對於世間各種學問都已有良好的基礎，大部分同學對於佛法也已有精深的了解和認識。大家都知道，佛法是釋迦牟尼佛十二年勤苦修行，所證悟的宇宙人生至高無上的真理。他四十九年說法度生，便是以這種真理教導人類，使人們轉迷成覺，離苦得樂，精神到達最高的理想境界。佛陀所啟示的人生真理、大道，雖是人人本具，個個不欠毫髮，但由於無始以來，妄想情慮，習染深厚，將我們原有的妙明真性障蔽，不能夠真實受用。佛法裡頭雖然也談到宇宙哲學、人生哲學、形而上學和邏輯、辯證法，乃至於醫藥、天文……種種學理，但這些學理只不過是一種方便度生的作用，用來引導人類，使我們能

夠自動、自發地走進自覺的大道。佛法和世間的科學、文學最大的不同，就是佛法不僅在使人們了解、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理，並且是要人躬行實踐於日常生活中，更不是僅僅把它當做一種學問、一種知識來研究而已。

開拓德慧　徹悟真理

佛法對於人生的啟示、教導很多，小之如身心的健康，大之如齊家、治國、平天下，乃至超越世間的道德學問，幾乎沒有那一方面不曾談到。佛法所涉及、所接觸的範圍非常的廣大，但最主要的一點，不論那一派，都是要人類徹悟人性的本源，從人性的本源上去開拓自己的智慧、德性，所以佛陀在《華嚴經》裡告訴我們：「一切眾生皆有諸神佛如來智慧德相，但由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我們要想徹悟人生的真理，從人性的本源上開拓自己的智慧、德性，就必須依照佛法所啟示的實踐、修持法門，腳踏實地，切切實實的去修持。世尊說過「機前無教」，佛陀教導人類的法門，廣到八萬四千，隨著每一個人的資質、性情、根機和所處環境、地位的不同，而予以種種不同的提示、指導和教誨；在他未明白你的根機以前，他是不輕易教導的。一切眾生本來都具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這種佛性，是「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的。佛陀所發現宇宙人生的真理，並不是佛陀有意的安排，所以說：他所說的道，所說的法，不論諸佛如來出世不出世，都是「法爾如是」。所謂「法爾」，用現代的話說，便是「自然而然，本來這樣」的意思。既然人人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為什麼修學佛法的人這麼多，而真正成佛的卻很少很少？這就由於人類自無始以來，障惑過深，習染過重，不是一時就可以轉過來的，所以必須要經常切實的修持。

佛教主張　實踐修持

佛陀教我們實踐、修持的法門雖然很多，中國大乘、小乘，和禪、淨、密、律等各宗，各有其修行的方法，但可以總括為「頓」、「漸」兩門。性宗重視「頓悟」法門，以「聞圓法，起圓信，立圓行，住圓位，以圓功德，而自莊嚴」，以圓力用建立眾生，一超直入如來地，確認「煩惱即菩提，結業即解脫」、「心淨即土淨」、「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直下明空，空到極處」，真性自然顯現，智慧、德性自然豁然開朗。相宗注重「漸修」，先破我法，後明圓實。相宗講三性：依他起性，即我們常說的「因緣所生法」；徧計所執性，和一般人所說的「概念」相當，都是不實在的；只有圓成實性，才是真實的。但要證悟圓成實性，先要破除我執、法執。沒有我法二執，才能漸漸斷除所知障而證無上菩提的勝果，斷除煩惱障而證大涅槃果。至此，人生本來具有的圓成實性才能全體顯豁，我們的智慧、德性，也才能完全開拓、明朗。相宗的漸修，是要經歷五十二位、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到達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而獲得常、樂、我、淨的真實生命——成佛，安住於真實世界——常寂光土。

知行並重　解行一致

不論頓悟、漸修，都是要力行、實踐的。佛法是知行並重、解行一致的。所謂實踐、力行，必須身口意三業完全清淨，完全一致，也就是必須實踐於日常生活中。我們日常生活，除了行、住、坐、臥四大威儀，以及動、靜、語、默以外，就是對朋友、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對人類的思想、言論、意念和行為。佛法對於個人的思想、意念、言論、行為、動靜

語默的修養和軌範，都有很多的指示、教誨和規定。對於如何處友、處群、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都有極高明而又切實可行的辦法。歐陽竟無先生曾經編了一本「在家必讀內典」，就是在家學佛的男女信徒人人必讀的佛經；其中女子必讀的佛經有七種：一、《佛說鹿母經》；二、《銀色女經》；三、《玉耶女經》；四、《佛說長者法志妻經》；五、《佛說七女經》；六、《佛說月上女經》；七、《優婆夷淨行法門經》。希望諸位同學於課餘時間拿來詳細讀一讀。

正心誠意　而後身修

日常生活不外對自己的立身言行，對社會國家人類和歷史盡到所應盡的義務職責。諸位都是女同學，都是正在受高等教育的人。大家都知道一個人立身處世，最重要的就是完成自己完美的人格。完美的人格在儒家叫聖人、賢人，在佛家來說，就叫佛、菩薩。從起點上說，都是要先修身，修身並不是只把這血肉之軀，束斂得謹慎端莊，像小學生面對嚴厲的老師的樣子。真正的修身，是要在心地上做功夫。《大學》說誠意、正心，而後才能身修。大專院校的女同學，將來學成，一方面是社會領導人物，一方面是家庭主體力量。中國儒家和佛法同樣的重視修身；佛法雖說是出世法，但也和儒家同樣重視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佛經裡有關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話很多，不過散見於各種經論中，還沒有把它編輯成專集；像《大學》、《中庸》從《禮記》裡取出來，和《論語》、《孟子》合編成《四書》一樣。

齊家治國　移風易俗

雖然人人對於國家、社會、世界人類

都有責任，卻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可以發揮抱負，發展才能，去治國平天下的。

但修身、齊家是人人都能夠盡的本分，人人都可以盡到的義務與責任。家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組織，齊家的功夫大部分要靠女人。諸位同學中，有的學教育，對於兒童心理學、教育心理學都已有深刻的研究。齊家的工作，大部分要應用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齊家一方面是繼往的，我們要從家庭方面，發揚東方文化的精神，使佛法和儒學的真精神、真生命在家庭裡生根；一方面是開來的，要對下一代的國民盡責，使所有兒童、少年和青年，都能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培養他們德業和身心健康的良好基礎。同時也要以家庭為基礎，為社會風氣、國民道德樹立良好的模範。東漢和宋明儒家對於移風易俗，都曾有卓越的表現；漢魏南北朝隋唐的佛家，對於家庭教育也有很多的貢獻。

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今天社會上為什麼會有「問題兒童」、「少年犯罪」的問題產生？推究它的基本原因，固然是由於宿生的業力，有些則是受社會風氣、不良的思想和邪說對心靈的汙染所致；但大部分還是因家庭教育的失調。要家庭教育走上正大而健全的道路，就要本著佛陀的啟示、教誨，清淨自心，真修定慧戒律，發揚慈無量、悲無量的真情純愛，破除我執、法執，使一家之中真正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睦；進而敦親睦鄰，大家和樂相處。我深信以諸位同學平日的學養，只要能遵照佛陀的教訓，對於這一點定會有重大的成就。

發心學佛　以戒為師

佛法修持的法門雖廣到八萬四千，但可約而為戒、

定、慧三無漏學。三無漏學又可約為定慧，定慧又總歸於戒律，這是大家周知的事。佛陀在涅槃時，敦囑弟子於佛滅度要「以戒為師」，又說：「毘尼住世，即佛法住世」。我們不學佛法則已，要發心修學佛法，首先就要嚴淨戒律。在家五戒，除飲酒是遮戒外，嚴戒殺、盜、婬、妄是大小乘各種戒律的根本，也是做一個人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如果一個人連這四者都不能嚴守、清淨，他做人的基本條件就已有了問題。律宗衰落很久，到弘一法師才重振起來，我希望大家都能效法懺雲法師持律的精神，至少嚴淨五戒。

淨土念佛法門是這個時代最可靠的修行途徑。永明大師所謂「萬修萬人去」，只要我們能夠一心一意地勤謹修持，我們最後的歸宿——往生極樂，是可以由自己來作主的。這一點，諸位同學經過這麼多天的講習，應當都已有確切的認識，無須我來多說。

勤謹修行　弘揚正法

我希望，也相信諸位同學，現在都已成為佛門的前驅，在家都是模範的子女，在校都是模範的學生，參加社團多作重要的幹部，將來學成到社會，也都是社會的中堅，能改善社會風俗習慣。

修學佛法的最終目的就是成佛。佛就是「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如此才能成佛。諸位同學今後除了平日要自己勤謹修行以外，還要隨時、隨地、隨事，弘揚正法，才能切實做到自覺覺他，毋負佛陀垂教度生的深恩大德，也才無負懺雲法師給諸位同學苦心孤詣，循循善誘的教誨，和舉辦這一次講習的德意。

民國六十二年九月．於淨廬

我的西遊記

阿斗隨師遊天下 ③

這是一趟學無止盡的旅行，
直到我們的心，跟得上師父的腳步……

知名電視製作人張光斗，跟隨聖嚴法師旅行全世界，
透過專業的文字鏡頭，近距離特寫法師的弘法歷程與幕後故事。
儘管聖嚴法師有病在身，卻時時以照顧眾生身心為優先，
更珍惜與沈家楨居士、作家王鼎鈞等恩人摯友的會晤；
本書忠實呈現，每一段智慧對話與溫馨感人的當下，
也記錄故事背後，阿斗與師父的心靈互動與啟發。

◎作者：張光斗

1953年生，歷任台灣電視公司節目助理、民生報與自立報系駐日特派員，及電影與電視劇之編導與製作。現任電視節目《點燈》製作人，並成立「點燈文化協會」。

1995年開始追隨聖嚴法師行腳天下，將法師在海外弘法的歷程拍成紀錄影片，曾為聖嚴法師製作《不一樣的聲音》弘法電視節目十年。本書版稅全數捐贈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

◎插畫：江長芳

1974年生，旅英插畫家，為Association of Illustrators會員。2000年插畫作品入選Image/The Best of British Illustration，並在英國巡迴展出一年。2002年插畫作品印製於台北捷運儲值票上。2003年3月至2004年8月於聯合報繽紛版連載英國留學記專欄漫畫。目前從事插畫創作及英語教學。

◎定價：230元

張淑芬（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
柯一正（導演）　**聯合推薦**
王俠軍（琉園八方新氣創辦人）

法鼓文化

請洽法鼓山各地分院辦事處，歡迎利用人生雜誌第127頁信用卡訂購單或郵撥50013371法鼓文化
服務專線02-28961600　http://www.ddc.com.tw　訂購金額未滿650元，酌收80元運費，限國內運送

活動訊息

中台禪寺三皈五戒暨在家菩薩戒傳授

日期：三皈五戒10月28日，菩薩戒10月29日至11月2日止
報名：請洽中台山各聯絡中心或所屬各精舍
報到：三皈五戒當日報到，菩薩戒10月29日上午8時至11時止
地點：南投縣埔里鎮中台路2號中台禪寺
電話：(049)2930215
傳真：(049)2930397
網址：http://www.ctworld.org.tw/index.htm
備註：戒期中謝絕一切書籍文宣贈送結緣

慈悲之美在人間 ── 果梵法師佛畫展

時間：9月16日至9月30日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地點：新竹市五福路二段707號
中華大學藝文中心行政圖書資訊大樓7樓
電話：(03)5186140
網址：http://arts.chu.edu.tw

十方禪林「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法會」

日期：10月10日至10月13日
（農曆9月12日至15日）
程序：1.準提法共修──10月10、12日上午9時起，13日上午9時30分起
2.慈悲三昧水懺──
10月11日上午9時起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71號12樓
電話：(02)23928986、23923100~01
網址：http://www.tendbc.org
信箱：tdbc.taiwan@msa.hinet.net
◎另有其他共修及課程訊息，請上網查詢

香光佛教研修學院秋季講座

地點：台北、苗栗、嘉義等地皆有開課，詳情請至http://www.gaya.org.tw/ 香光資訊網查詢
報名：1.北區／台北市北平東路16號3樓之1
電話／(02)23212816
2.南區／嘉義市公園街131號
電話／(05)2779405

舊書・瑕疵書2折特賣

惜福
感恩

訂購方式──
煩請先行傳真、Email 訂單至慧炬，門市服務人員將於收到訂單後向您確認購買總額與運費。
運費由買方負擔。每筆訂單另加工本費20元。
郵政劃撥：慧炬出版社 / 19182176
傳真專線：(02)2708-5054
電子信箱：tow.wisdom@msa.hinet.net
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請至慧炬網站 www.towisdom.org.tw
瀏覽特賣品明細

慧炬申謝

慧炬申謝（二〇〇八年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止。除註明者外，單位為新台幣，稱呼從略。）

□捐助慧炬雜誌社

90,000元（淨成、淨月）
5,000元 三寶弟子
2,000元（郭南菁、廖宇凡）
1,000元 邱慶福
200元 三寶弟子
美金100元 William K. Tsang

□助印慧炬雜誌

18,000元 楊金龍
1,000元 三寶弟子、林雅芳
800元 賴森雄

□捐助慧炬出版社

10,000元 蘇榮焜
5,000元 黃瑞柔
3,000元 杜佳玲

□捐助中華慧炬佛學會

500元 陳怡琴

□助印經書

120,000元（淨成、淨月）
10,000元 涂榮根
4,600元 三寶弟子
3,000元 三寶弟子
2,100元 張璧昤
2,000元 温聖譽、温陳幸香
1,400元（王寶葳、李聰淮、李達生、李孋真）
1,000元 楊思騰
700元（李沛濼、吳東凱、王煜智）
600元 林益盟
500元 宗道法師
300元 李姿儀
美金20元 林道偉

□捐助高中職校清寒獎助金

10,000元 三寶弟子
1,000元 洪文娟

□捐助高登海居士獎學金

30,000元 高明一

迴向

以此功德 消災除厄
增長福壽 心安身健
家庭幸福 社會祥和

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雜誌社
高中職校學生獎助金申請辦法

修訂日期：97年3月8日

第一條 為發揚本社創辦人周宣德教授儒佛並弘栽培青年之精神，本社特設立「高中職校學生獎助金」，以資助清寒學生，鼓勵其努力上進、敦品勵學。

第二條 本獎助金實施辦法之獎助對象如下：就讀於雲林、嘉義、台南縣市高中、高職家境清寒、生活艱難之日間部學生。

第三條 97學年度雲林、嘉義、台南縣市獎助金名額共定為五十名，每名獎助金為新台幣一萬元整，於每學年之上學期一次頒發。

第四條 德行成績標準：申請獎助金之學生，前學年度之德行成績必須在乙等以上（高一新生請提供國三德行成績）。

第五條 評選標準：凡具有下列情形並持有確實證明文件者優先核定：

1、家境清寒，經政府核定為低收入戶者為第一優先。
2、雖非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但學生本人或其父母罹患重病、痼疾或殘障，而且其家庭亦屬清寒者為第二優先。
3、申請人數超過本學年度預定獎助名額時，將依據優先順序並參酌家庭狀況及學業成績核定之。

第六條 獎助金之申請，每年一次，申請時間為每年9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

第七條 申請人應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並準備下列文件，送交本社審查(收件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

1. 填具申請書 1 份。
2. 自傳(一千字以內) 1 份並須經班導師簽名蓋章。
3. 班導師推薦信函 1 份。
4. 全學年學業及德行成績證明書 1 份（高一新生請提供國三德行成績）。
5. 學生證影印本 1 份。
6. 戶口名簿全戶影印本 1 份。
7. 甲、符合第五條第一優先順位者，須提出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之影本。
   乙、符合第五條第二優先順位者，須提出醫院、政府核發之證明文件及里長簽章之清寒證明文件。

第八條 不論得獎與否，申請文件，概不發還。

第九條 得獎名單由本社評選決定後發表之。舉行頒獎會時，須由得獎人親自出席並立據受領（頒發日期暫定為每年11月下旬，頒發地點另行個別通知）。

第十條 本實施辦法經本社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雜誌社
地　　址：10656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電　　話：02-2707-5802分機213、215
電子信箱：tow.wisdom@msa.hinet.net
網　　站：www.towisdom.org.tw（可下載申請表）

慧炬機構為紀念創辦人周宣德居士一百一十歲誕辰暨慶祝大專青年學佛運動五十週年，特訂於本（九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假台北市火車站六樓演藝廳舉辦紀念大會，各項慶祝活動正積極籌備中，當日流程及節目內容，將於籌備小組確認後，正式於各大媒體公布。

本機構竭誠歡迎五十年來曾參與大專佛學社團，或曾獲頒慧炬獎學金，或曾為《慧炬雜誌》撰文之學友參與盛會。我們也很希望能瞭解當年的學佛青年，目前的學佛情形及服務處所，敬請諸位學友惠予告知您現在的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及方式，慧炬誠摯敬邀學長學姐們出席本次的紀念大會，與昔日老友把臂言歡，共敍九蓮粥會與純真的聞法歲月，以及緬懷周宣德老師與當時長輩們的關懷濃情。

為瞭解當年學佛青年們的動向，籌備小組刻正積極展開電話訪查、網路搜尋並彙整資料，以期為五十年來大專學佛運動的演進，以及居士弘法的歷程做一真實的歷史記錄。

隨著時代的變遷，原保留的資料多已成為無可考的歷史，慧炬亟需您的協助，補足時空的遺憾，讓當年純真的社會道德風氣與知識分子學佛的故事，重新感動現代的學人。如果各位學友願意，我們很榮幸有機會再次向您介紹周宣德老師創辦近五十年，免費贈閱的《慧炬雜誌》，以及慧炬各項弘法利生的活動訊息。

慧炬的雜誌及網頁隨時歡迎您的投稿，竭誠歡迎您加入慧炬行列，為未來社會善良道德風氣的轉換，以及青年學佛的事業共同努力，謝謝您。

尋人啓事

——尋找當年的您！

您還記得周宣德老師嗎？
您還記得當年九蓮粥的滋味嗎？
您還記得來慧炬聽聞佛法的感動嗎？

尋找當年曾領過慧炬獎學金的朋友、
曾蒞臨演講的學者及所有的好朋友們
一起重溫當年美好溫馨的回憶

今年是慧炬創辦人周宣德居士110歲的冥誕
我們除了將舉辦一連串的紀念活動
也希望邀請和慧炬有著深厚淵源的您
一起來共襄盛舉

若您看到這個訊息，請和我們聯絡
聯絡電話：02-2707-5802 分機213
電子郵件：tow.wisdom@msa.hinet.net

慧炬 TORCH OF WISDOM

TORCH OF WISDOM MONTHLY No.531 Sep. 2008

收件人姓名、地址若有異動請洽：(02)27075802
退件請寄：慧炬雜誌社 10656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郵政劃撥：0003484-5 慧炬雜誌社
Web :www.towisdom.org.tw E-mail :tow.wisdom@msa.hinet.net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1121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6372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封面與封底圖皆為數位合成